

词学集成 清 江顺诒辑 宗山参订

江先生秋珊，宏才绩学，尤工倚声。折肱于此，垂三十年，著有明镜词。山与先生有同好，倡和往还，多所指授。窃念词之为道，自李唐沿及两宋，滥觞厥制，渐至纷纭歧出，有江河日下之慨。先生忧之，为之寻源竟委，审律考音，取诸说之异同得失，旁通曲证。折衷一是。所以存前人之正轨，示后进之准则。心苦矣，功亦伟矣。山校讎既竣，分列子目，成书八卷，名曰词学集成，忝其付梓，以公同志。先生虚怀若谷，俾附贱名于简，谨缀数言，并撰序目如左：

析津沿支，每况愈下。正界闰统，桃紊鼻祖。循乃故辙，溯厥本根。为民祈祀，必先追源。集词源第一。

辞尚体要，无体不立。正变剖分，大小次第。物不可遗，声亦如味。★稽其属，总有十二。集词体第二。

六律克谐，八风宣畅。应节角徵，调钟唇吭。已无伶伦，矧乃夔旷。如缕袅袅，谁其继响。集词音第三。

彦伦切韵，李登声类。差积累黍，五音几废。益则减半，损则加倍。如礼已止，竞守绵蕞。集词韵第四。

滚滚词源，横拥其派。泛涉者疏，专攻者隘。风归丽则，语芟蕪稗。南北江河，入海而会。集词派第五。

法立文成，旋周旋折。异曲异诗，非庄非谑。变必归宗，反而能缩。一气转圜，是谓中则。集词法第六。

不离乎情，不泥乎境。托逍遥游，辟町畦迳。寓目皆春，水流不竞。香象羚羊，乃臻上乘。集词境第七。

盈廷之官，各司其司。八珍之味，各宜其宜。析缕分条，抒以论断。希迹名流，则吾何敢。集词品第八。铁岭宗山谨识

○凡例

一、引证前人书，或词序，或词话，或专论词，或不专论，有与词相发明者，率皆引用，抒以论断，皆加〔诒〕案以别之。论断后再引他人之说者，亦加某以别之，以清眉目。

一、徵引书不能不删节字句。然有删无增，不能妄窜人著作也。

一、有前人论议，必全篇登载始能得其旨趣者，率皆全篇录之。期读者于词之源律，展卷了然。钞胥之讥，所不辞也。

一、间有己论，自成一则者，皆不书名，以省烦渎。

一、家藏书绝少。仅就目之所见集成书，挂漏之讥，知所不免。

一、此书积之数十年，有见必录，迄求成书，亦不过词话之流耳，未敢出

以示人。铁岭宗小梧司马〔山〕，文字之交，莫逆最久。偶论作词，以是稿就正。遂蒙激赏，谓为卞和之璞，有功于词不小。即为之条分缕析，撮其纲，曰源、曰体、曰音、曰韵，衍其流曰派、曰法、曰境、曰品，分为八卷，以各则丽之，易其名曰词学集成。蕙桴土鼓，俨若金声而玉振矣，岂参订云尔哉。因并列其名于卷首。

一、或谓此书诋讥万氏太甚。余曰不然，古今事变，各有其时。孔子作春秋，孟子距杨墨，易地皆然。使余生万氏之时，亦为万氏之词律，以辟啸余之谬。使万氏生今之时，亦能因韵以求音，因音以求体，亦能知繁声增字之所以然，余此书可以不作。

一、是书论又一体之非，仅证之一二词之增字，殊不足为确据。拟博考群书，凡一调而有数体者，悉为之删繁去复，以正体列于前，以异同各体低一格列于后。俟书成后，再为续刻。

一、是书虽皆引前人之说，究不能无议论之偏，或弃或取，各因学力所造之浅深。尚望诸君子指摘讥评，不遗余力，庶不致贻误后人。

●卷一

◎一曰源

○词源于古乐府

汪晋贤〔森〕词综序云：“自古诗变而为近体，而五七绝句传于伶官乐部，长短句无所依，不得不变为词。当开元盛时，王之涣等诗句，流播旗亭，而李白菩萨蛮等词，亦被之歌曲。诗之与乐府，近体之于词，齐轡并骋，非有先后。谓诗降为词，以词为诗之余，殆非要论矣。”〔诒〕案，溯词于乐府，则词为大宗。而古近体诗，乃乐府之变调，不能叶律之乐府耳。诗自唐以后无歌者，词自宋以后无歌者，元曲出而古乐亡。如黄河南徙，今且夺淮入海之路。古近体诗，黄夺淮也，谓之黄而不谓之淮。词则碣石黄河之故道，其踪迹，知之者鲜矣。

○今词不可入乐

王述庵先生词综序云：“汪氏晋贤，序竹太史词综，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，并汉之乐府。其见卓矣，而犹未尽也。盖词实继古诗而作，而本于乐。乐本乎音，有清、浊、高、下、轻、重、抑、扬之别，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。非句有长短，无以宣其气，而达其音。故孔氏颖达诗正义谓风雅公布有一二字为句，及至八九字为句者，所以和人声而无不均也。三百篇后，楚辞亦以长短为声。至汉郊祀歌、铙吹曲、房中歌，莫不皆然。苏李画以五言，而唐时优伶所歌，则七言绝句，其余皆不入乐府。李太白、张志和以词续乐府，不知者谓诗之变，而其实诗之正也。由唐而宋，多取词入于乐府，不知者谓乐之变，而其

实所以合乐也。且夫太白之西风残照，黍离行迈之意也。志和之流水桃花，考衡门之旨也。嗣是温岐、韩稍及闺，然乐而不淫，哀而不怨，亦犹是蔓草B梅之意。至柳耆卿、黄山谷辈，然后多出于褻狎，是岂长短句之正哉。”〔诒〕案，谓长短句发源于诗可也，谓今之长短句即古之诗不可也。今之诗尚非古之诗，何况于词。引孔氏正义谓诗有一二字及八九字，即词所本。究之诗中之一二字八九字甚少，而一代有一代之乐，正后人之善变，非墨守磨驴陈迹也。又云：“国朝念诗乐失传甚久，命儒臣取三百篇谱之，著以四上五六诸音，列以琴瑟箫管之器，于是三百篇，皆可奏之乐部。今之词，苟使伶人审其阴阳平仄，节其太过，而剂其不足，安有不可入乐之词。可入乐，即与诗之入乐无异也。是词乃诗之苗裔，且以补诗之穷，余故表而出之。以为今之词即古之计，即孔氏之谓长短句。”〔诒〕按，三百篇入乐，乃以音就字，以上四工尺之音，就平上去入之字，其节奏无考，其格调难寻，即所为听古乐而恐卧者。若唐宋人之词，则皆知律吕者为之，所谓今乐也。有音节可考，又有律、有腔、有五音十二宫，由音生字，与以音就字者不同。若少在律者所作之词，虽师旷复生，亦难入乐。调错句讹，字脱音梗，改不胜改，势必另作而后可，岂伶人之事乎。今人之词，皆可入药，似非通论。

○万树未探词皆可歌之源

朱竹先生群雅集序云：“用长短句制乐府歌词，由汉迄南北朝皆然。唐初以诗被乐，填词入调，则自开元天宝始。逮五代十国，作者渐多，有花间、尊前、家宴等集。宋之太宗，洞晓音律，制大小曲及因旧曲造新声，施之教坊舞队，曲凡三百九十，又琵琶一曲，有八十四调。仁宗于禁中度曲时，有若柳永，徽宗大晟名乐时，有若周邦彦、曹组、晁次膺、万俟雅言，皆明于宫调，无相夺伦者也。洎乎南渡，家各有词，虽道学如朱仲晦、真希元，亦能倚声中律吕，而姜夔审音尤精。终宋之世，乐章大备，四声二十八调，多至十余曲，有引，有序，有令，有慢，有近，有犯，有赚，有歌头，有促拍，有摊破，有摘遍，有大遍，有小遍，有转踏，有转调，有增减字，有偷声。惟因刘所编燕乐新书失传，而八十四调图谱不见于世，虽有歌师板师，无从知当日之琴趣箫笛谱矣。楼上舍俨曰：“诗变为词，词变为曲，历世久远。声律之分合，均奏之高下，音节之缓急过渡，既不得尽知，至若作者才思之浅深，不系文字之多寡。顾世之作谱者，类从归自谣铎累寸积，及于莺啼序而止。以字之长短分调，安能各得其所。莫如论宫调之可知者叙于前，余以时代先后为次，斯世运升降，可以观焉。”予曰：“旨哉，当以段安节乐府杂录、王灼碧鸡漫志及宋元高丽诸史所载调存词佚者，具载之。并以张炎、沈伯时乐府指迷冠于首，学者睹此，若大水之涉津梁焉。”〔诒〕案：此序于词之源流派别，最为明晰。盖

自诗变为乐府，词与曲本不分，无不可入乐之词。缘作者不明律吕，所作之词不入调，而语则甚佳，读者不能割爱，于是以不可度之腔谓之词，即以可唱之词别名为曲，而词曲遂分。故宋人之知律吕者，词皆可歌也。至后之人，则曲亦有不可歌者矣。而因曲语之妙，则亦流传而不废。万红友词律虽校勘功深，实未探乎词皆可歌之源。而于不可歌之词，斤斤于上去之必不可误，平仄之必不可移，增一字为一体，减一字又为一体，并不知何调为宫为商。毋亦自昧其途，而示人以前路乎。夫词至于不可歌，则失调之曲，长短句之诗，杜陵、香山新乐府之变耳。增一字可，减一字亦可，上与去何所别，平与仄何所分，读之顺口即佳。似诗非词，似曲亦非词，作者神明之可也。

○万树不明宫调

莲子居词话云：“万红友当葛榛苦之时，为词宗护法，可谓功臣。旧谱编类排体，以及调同名异，调异名同，乖舛蒙混，毋庸议矣。其余段落、句读、平仄间，犹多模糊，词律一一订正，辨驳极当。所论上去入之声，上入可替平，去则独异，而其声激励劲远，转折跌宕，全在乎此，本之伯时。煞尾字必用何音方为入格，本之挺斋。皆造微之论。”〔诒〕案：红友开辟榛莽，二百年来填词家恪遵矩，一洗明人之荒谬。近时讲求益密，乃有摘其疵，补其罅漏者，其草昧之功不可没也。惜不明宫调，仅从四声斤斤比较，究非探源星宿耳。

○词不应舍五音而讲四声

香研居词尘，歙方成培撰。深明音律之源，语多可采。原词之始云：“古者诗与乐合，而后世诗与乐分，古人缘诗而作乐，后人倚调以填词。古今若是其不同，而钟律宫商之理，未尝有异也。自五言变为近体，乐府之学几绝。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，必杂以散声，然后可被之管弦，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，此自然之理。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，而长短句兴焉。故词者，所以济近体之穷，而上承乐府之变也。”又宫调发挥云：“宋时知音者，或先制腔而后实之以词，如杨元素先自制腔，张子野、苏东坡填词实之，名劝金船，范石湖制腔，而姜尧章填词实之，名玉梅令之类是也。或先率意为长短句，然后协之以律，定其宫调，命之以名，如姜尧章长亭怨自叙所云是也。又有所谓犯调者，或采本宫诸曲，合成新调，而声不相犯，则不名曰犯，如曹勋八音谐之类是也。或采各宫之曲合成一调，而宫商相犯，则名之曰犯，如姜夔凄凉犯、仇远八犯玉交枝之类是也。”〔诒〕案：合前二说，则一词有一词之腔，后之撰词谱者当列五音，而不应列四声。当分宫商之政变，而不当列字句之平仄。当列散声增字之多寡，而不当列一调数体之参差。自宋以后，音律失传，未始非词谱误之也。盖五音四声，皆属天籁，近体平仄押韵有一定，故四声人人皆知。词曲虽有宫商，必待歌而始协律，故五音人人皆不知矣，其始则亦人人知

之。今之填词者，舍五音而讲四声，毋亦昧其源乎。

○词概论词先得我心

词概云：“曲之名古矣，近世所谓曲者，乃金元之北曲，及后复溢为南曲者也。未有曲时，词即是曲。既有曲时，曲可悟词。苟曲理未明，恐词亦难独善矣。”〔诒〕案，此论亦先得我心，于词之源流，了然豁然。

○五季词宏大厚

徐仰鲁云：“自乐府亡，而声律乖。谪仙作清平调、忆秦娥诸词，时因效之。厥后行卫尉少卿赵崇祚，辑为花间集，凡五百阙，此填词之祖也。放翁云：‘诗至晚唐五季，气格卑陋，千人一律。而长短句独精巧奇丽，后世莫及。此事之不可晓者。’盖伤之也。”〔诒〕案：词在五季，正如诗在初唐，有陈、隋之绮靡，故变为各体之宏大。有晚唐之纤薄，故变为小令之厚。此亦时势使然，与兴亡之国势不相涉。

○张惠言词论高出流辈

常州张皋文先生校录唐宋词凡四十四家，仅一百十六首，可谓严矣。其序论云：“唐之词人，李白为首。其后韦应物、白居易、王建、刘禹锡、皇甫松、司空图、韩，并有述造，而温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闳约。五代之际，孟氏、李氏君臣为谗，竞作新调，词之杂流，由此起矣。至其工者，往往绝伦，亦如齐梁五言，依托汉魏，近古然也。宋之词家，号为极盛，张先、苏轼、秦观、周邦彦、辛弃疾、姜夔、王沂孙、张炎，渊渊乎文有其质焉。其荡而不返，傲而不理，枝而不物，柳永、黄庭坚、刘过、吴文英之伦，亦各引一端，以取重当时。而前数子者，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。后进弥以驰逐，不务原其旨意，破析乖刺，坏乱而不可纪。故自宋之亡而郑声绝，元之末而规矩隳，以至于今，四百余年，作者十数，谅其所是，互有繁变，皆可谓支蔽乖方，迷不知门户者也。”〔诒〕案：此论高出流辈，发前人所未发。然如朱、厉二公，清真雅洁，似犹不足为正声。

○词坏于元明

六合徐水云楼词序云：“诗余之作，盖亦乐府之遗。孤臣孽子，劳人思妇，吁闾阖而不聪，继以歌哭。惧正容之莫悟，矢以曼音。其体卑，其思苦，其寄托幽隐，其节奏单缓。故为之者，必中句中矩，端如贯珠，宜宫宜商，较之累黍。太白、飞卿，实导先路，南唐、两宋，蔚成巨观。玉宇高寒，子瞻将其忠爱。斜阳烟柳，寿皇识为怨诽。朝野不少赏音。元之杂以俳優，明人决裂阡陌，淫哇日起，正始胥亡，高论鄙之。弁髦小儒，鼓其瓦缶，臣质之死，匠石伤焉。”〔诒〕案：“元人杂以俳優，明人决裂阡陌”二语，词之坏于明，而实坏于元。俳優窜而大雅之正音已失，阡陌开而井田之旧迹难寻。夫词变为曲

，犹诗变为词，非制曲之过，乃填词之过。然曲之粗鄙，制曲者取悦于俗耳，则元人不得辞其责矣。

○词从乐府变出

王元美云：“花间以小语致巧，世说靡也。草堂以丽字取妍，六朝偷也。即词号诗余，然而诗人不为也。何者，其婉变而近情也，足以移情而夺嗜，其柔靡而近俗，单缓而就之，不知其下也。之诗而词，非词也。之词而诗，非诗也。词兴而乐府亡，曲兴而词亡。非乐府与词之亡，其调亡也。”〔诒〕案：乐府亡而词作，词亡而曲作。非亡也，盖变也。本有所不足，变一格以求胜，而本遂亡。

○词可不变为南曲

毛稚黄曰：“南曲将开，填词先之，花间、草堂是也。北曲将开，弦索先之，董解元西厢记是也。西厢即北人填词，然填词盛于宋，至元末明初，始有南曲，其接续也甚遥。弦索调生于金，而入元即有北曲，其接续也相踵。斯又声音气运之微，殆有不可以臆测者。”〔诒〕案：填词入律，苟无弦索之变北曲，词至今亦可不变南曲。盖词即乐府，庙廷用之，又何曲之变哉。

○楼俨自订群雅集

蒲褐山房诗话：“楼俨，号西浦，义乌人。成申江，与缪雪庄、张幻花以词倡和。康熙癸丑，诏修词谱，被荐与杜紫纶同馆纂修，辨析体制，考订源流，驳正万氏词律百余条，最中要。又以张乡延之诗余图谱、程明善之啸余谱，及毛先舒之词学全书，率皆谬妄错杂，倚声家无所遵循。因自订群雅集一书，以四声二十八调为经，而以词之有宫调者为纬，并以词之无宫调者，依世代为先后，附于其下。朱竹先生为之序。以卷帙繁重，未及开雕。今不可复得矣。”〔诒〕案：群雅集序，前已详论之矣。至以四声二十八调为经，以词之有宫调者为纬，即〔诒〕之以古之七音十二律为经，以今之四上工尺为纬，删复正误之意也。〔见二卷第二条。〕惜乎群雅集不传于世，而词学之源流，遂成绝响。

○词苑丛谈论断少

词苑丛谈，吴江徐电发〔牟九〕所辑，共十二卷，内分七条，一体制、二音韵、三品藻、四纪事、五辨证、六谐谑、七外编。前人词话本少，此编比诗话而略变其例，然搜采多而论断少。其体制一卷，泛而不当。音韵一卷，粗而不精。品藻以下十卷，则仍诗话之例矣。1111

○诗词同源

梁武帝江南弄云：“众花杂色满上林。舒芳曜采垂轻阴。连手蹀躞舞春心。舞春心，临岁腴。中人望，独踟蹰。”此绝妙词，在清平调之先。又沈约六

忆云：“忆眠诗，人眠独未眠。解罗不待劝，就枕不须牵。复恐旁人见，娇羞在烛前。”亦词之滥觞。〔诒〕案：此体制似词，乃乐府之变格。非先有词，而后有唐人之诗，亦不能祧诗而言词。盖诗与词本同一源，诗盛于唐，词盛于宋，亦物莫能两大之理。

○词律不言衬字宫调

词有定名，即有定格，其字数多寡，平仄韵脚较然。中有参差不同者，一曰衬字，文义偶不联畅，用一二字衬之，密按其音节虚实，正文自在，如南北剧这字、那字、正字、个字、却字之类，从来词本即无分别，不可不知。一曰宫调，所谓黄钟宫、仙吕宫、无射宫、中吕宫、正宫、仙吕调、歇指调、高平调、大石调、小石调、正平调、越调、商调也。词有同名而所入之宫调异，字数多寡亦因之异者，如北剧黄钟水仙子，与双调水仙子异。南剧越调过曲小桃红，与正宫过曲小桃红之类。一曰体制，唐人长短句皆小令耳，后演为中调，为长调。一名而有小令，复有中调，有长调。或系之以犯、以近、以慢别之，如南北剧名犯、名赚、名破之类，又有字数多寡同，而所入之宫调异，名亦因之异者，如玉楼春与木兰花同，而木兰花歌即入大石调之类。又有名异而字数多寡则同，如蝶恋花一名凤栖梧，念奴娇一名百字令之类。〔诒〕案：词律中，攻击图谱不遗余力是已。而无一语及衬字宫调。徐氏丛谈与万氏不相后先，而衬字宫调屡言之。〔虽所引证为南北剧，合而观之，三者皆兼词曲而言。〕后人填词一遵词律，故不知词有衬字。宫调之说，古意云亡，不能不归咎于万氏矣。

○词上薄风骚

又梨庄云：徐巨源曰：“古诗者，风之遗。乐府者，雅之遗。苏李变而为黄初，建安变而为选体，流至齐梁排律，及唐之近体，而古诗遂亡。乐府变为吴趋越艳，杂以捉搦、企喻、子夜之属，以下逮于词，而乐府亦衰。然子夜、懊侬，善言情者也。唐人小令，尚得其意。则诗余之作，不谓之直接古乐府不可。”余谓巨源之论词之源于乐府是矣。独所言子夜、懊侬善言情，唐人小令得其意，是词贵于情矣。余意所谓情者，人之性情也。上自三百篇，以及汉魏乐府诗歌，无非发自性情。故鲁不同于卫。卿大夫之作，不同于閭巷歌谣。即陶谢扬镳，李杜分轨，各随其性情之所在。古无无性情之诗词，亦无舍性情之外，别有可为诗词者。若舍己之性情，强而从人之性情，则今日之学，所谓优孟衣冠，何情之有。唐人小令善于言情，然亦不为子夜、懊侬之情。余故谓凡词无非言情，即轻艳悲壮，各成其是，总不离吾之性情所在耳。〔诒案〕：诗道性情，古人言之详矣。今谓词亦道性情，即上薄风骚之意，作者勿认为闺帏儿女之情。

○词亦可以初盛中晚论

尤悔〔侗〕词苑丛谈序云：“词之系宋，犹诗系唐也。唐诗有初盛中晚，宋词亦有之。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，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。约而次之，小山、安陆，其词之初乎。淮海、清真，其词之盛乎。石帚、梦窗，似得其中。碧山、玉田，风斯晚矣。唐诗以李、杜为宗，而宋词苏、陆、辛、刘，有太白之气。秦、黄、周、柳，得少陵之体。此又画疆而理，联骑而驰者也。唐诗之后，香奁、浣花，稍微矣。至有明而起其衰。宋词之后，遗山、蜕崖，亦仅矣。及本朝而恢其盛。天地生才，若为此对偶文字以待后人之侧生挺出，角立代兴，恶可存而不论哉。”又词绎云：“词亦有初盛中晚，不以代也。牛峤、和凝、张泌、欧阳炯、韩、鹿虔辈，不离唐绝句，如唐之初，不脱隋调也，然皆小令耳。至宋则极盛，周、张、康、柳，蔚然大家。至姜白石、史邦卿，则如唐之中，而明初比晚唐。盖非不欲胜前人，而中实枵然，取给而已，于神味全未梦见。”〔诒〕案：比词于诗，原可以初盛中晚论，而不可以时代后先分。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，秦、柳之琐屑，周、张之纤靡，已近于晚。北宋惟李易安差强人意。至南宋白石、玉田，始称极盛，而为词家之正轨。以辛拟太白，以苏拟少陵，尚属闰统。竹山、竹屋、梅溪、碧山、梦窗、草窗，则似中唐退之、香山、昌谷、玉溪之各臻其极。晚唐之诗，未可厚非，元明之词不足道，本朝朱、厉步武姜、张，各有真气，非明七子之貌袭。其能自树一帜者，其惟饮水一编乎。”尤序固非探源之论，词绎所云，亦未得其要领。

○词限格限字

词苑丛谈引药园间话云：“屈子离骚名辞，汉武秋风亦名辞。词者，诗之余也，合于诗按其调而知之。诗曰‘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阳’，此三五言调也。‘鲁丽于，尝鲨’，此二四言调也。‘遭我乎{狃山}之间兮，并驱从两肩兮’，此六七言调也。‘不我以，不我以’，此叠句调也。‘我来自东’四句，此换韵调也。‘厌行露’三章，此换头调也。”〔诒〕案：古人文字有二，一曰无韵之文，一曰有韵之文，俱不限字，不限格。然有韵以后即有格矣，有格而字之或长或短，即有不入格者矣。有韵而无格，则韵不叶，有格而字或长或短，则格不整，而韵亦不齐。古诗而变为近体，皆因韵而生也。格限以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五绝、七绝，字限以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，有韵之文，于是乎一变，遂与骚赋分途。而骈文且有格而无韵，与无格无韵之文争长。至词乃既限格、既限字，后之别制，非未限格、未限字前之先声也。

○赵函论音律精确

赵艮甫〔函〕研讨会金词叙云：“宋词以清真、白石、草窗、玉田四家为正宗。清真典裳大晟，白石自订词曲，草窗词名笛谱，玉田词源一书，所论律

吕最精。凡此四家之词，无不可歌。其余则或可歌，或不可歌，不过按调填词，于四声不尽谐协，遑论九宫。今之填词者，以万红友词律平仄为准，不究音律之源。无怪乎好牛熟调，一遇拗体，则步步如行荆棘中矣。”〔诒〕案：此化精确，末仅为牛熟调遇拗体者说法，则似明而忽昧。

●卷二

◎二曰体

○古乐府非今之词

毛西河词话云：“白乐天花非花、唐人醉公子词、长孙无忌新曲、杨太真阿那曲，自是词格。若回鹘、石洲、阿回、回波乐、乌盐角、浪堆、水调歌头，俱是乐府。然其辞有近词者，亦可以词名之。如隋帝望江南、徐陵长相思，初何尝是词，而句调可填，即谓填词。由是推之，武帝江南弄诸乐，及鲍照梅花落、陶宏景寒夜怨、徐勉迎客送客、王筠楚妃吟、梁简文春情、隋炀夜饮朝眠曲，皆谓之词，何不可哉。”〔诒〕案：谓词出于乐府则可，谓古之乐府即今之词则不可。如以鲍照梅花落为词，则谓国风即今八韵试帖，乌乎可。同一诗名，体以代异，而况乐府与词，已异名乎。

○词调应正误删复

听秋声馆词话云：“万氏词律，共六百五十九调，计一千七百七十三体。钦定词谱共八百二十六调，计二千三百六体，较之万律增体一倍有奇。然较定为谱者，仅居其半，余皆列以备体而已。乃采取犹有未及。以是知邓林沧海尚多遗佚。”〔诒〕案：词体之多，芜杂实甚，其始误于传写，其继误于妄作。其一调，而同时或增减一二字，别为一体者，大约皆增字。后人误以旁行列正，因群相仿效。〔如吴梦窗唐多令“纵芭蕉不雨也飕飕”，纵字非如曲之旁行增字乎。〕又或不知句读，有字数同而句异者，皆后人之误也。惟有删之一法。余拟将各调之正者审定，以古之七音十二律之宫调为经，以今之四上工尺为纬，正其误，删其复，庶榛芜之余一辟。此愿其何日偿也。

○碎金词谱妄作聪明

听秋声馆词话云：“谢默卿碎金词谱，每字读以今之四上工尺，云自姜石帚词旁注谱中寻究而出，得古来不传之秘。询之善歌者，则堪以协笙笛。”宜泉司马云：“近时之昆腔，与古歌迥殊。古歌多和声，似今之高腔，然又有别。声音之道，与世递迁，执今乐以合古词，终不免工陵羽替。”〔诒〕案：碎金词谱妄作聪明，无足论。惟古歌无缠声，故听之欲卧。乐府有句尾之帮腔，〔如妃之类。〕无增字，亦无缠声。唐人歌七言诗有叠腔，〔阳关三叠之类。〕然究嫌板滞。长短句出而古乐皆废，此古今乐之关键。曲之增字更多于词，故有曲而歌词亦废。缘缠声多，则声调并淫。虽圣人出，能正庙堂之乐，而

不能禁世俗之兴，淫哇艳语，古调浸亡，奈之何哉。

○词腔不能臆造

吴西林〔颖芳〕云：“词之兴也，先有文字，从而宛转其声，以腔就词者也。洎乎传播久，音律确然，继起诸人。不得不以辞就腔，于是必遵前词字脚之多寡，字面之平仄，号曰填词。或变易前词，仄字而平，平字而仄，要于音律无碍。或前词字少而今多之，则融洽其字于腔中，或前词字多而今少，则引伸其字于腔外，亦于音律无碍。盖当时作者述者，皆善歌，故制词度腔，字之多寡平泰参焉。今则歌法已失传，音律之故不明，变易融洽引伸之技，何由而施。操觚家按腔运辞，兢兢尺寸，不易之道也。”〔诒〕案：以词就腔者，执柯以伐柯，此后人之善因，所谓其则不远。若夫以腔就词，则未有柯以前之柯，此古人之善创。后人自度腔，亦古人之创，特音律不明，不能臆造耳。

○词有增字衬字

词尘论繁声云：“黄钟醉花阴本五句，并换头五十二字，又加衬八十余字，繁声太多，音节太密，去古益远矣。盖始作此曲者，或四言、或五言，必有衬字以赞助之，通为五十二字。后人撰词，并其衬字亦以词填实。工师不知，于定腔五十二字之外，又加衬八十余字之多，皆淫哇之声也，必删去始为近古。案，繁声，唐宋人谓之缠声。太真传、明皇吹玉笛，迟其声以媚之，即缠声多也。今人谱工尺，多用赠板，音方旖旎悦耳，即淫哇之谓，古靡靡之音也。善乎稗编之言曰：今乐与古乐同者，器也、律也。其不同者，制词有邪正散慢也，度曲之节有繁简严媚浓淡也。用其所同，而去其所不同，使其词一归于正，其曲淡而不厌，其节稀而不密，则古乐岂外是哉。”〔诒〕案：在音则为衬声、缠声，在乐则为散声、赠板，在词曲则为加衬字，为旁行增字。曲之增字写于旁行，故易知。词之增字，则知之者鲜矣。前引梦窗唐多令以证之。凡词之调一，而体二三年十余者，皆增字之旁行，并入正行也。故一调而同时之人共填，体各小异，实增字任人增减，无戾于音，又何害于词。流传至今，迷如烟雾。万氏作词律，苦心孤诣，远绍旁搜。苟知增字衬字，词与曲同，则提纲挈领，得其制调之本词。又何至列数体，哓哓置辩，而无所折衷哉。

○词尘得音律奥

词体丛杂，各家词谱皆少探源之论，自别名为曲，而词遂不歌。非不歌，实多不合律，不能歌耳。歌有缠声，曲多增字，而词本亦可歌，何以无缠声、增字。始司词之字句，一调而多寡不同，且至数体者，皆增字不旁行之误也。然宋至今无明言，一人之臆说，岂足凭乎。今阅词尘所论，多与余合，喜前人之先得我心。方氏于音律得其奥，溯源于十二均八十四调，凡诸窒碍，无不迎刃而解。今之填词者，不能悉知音律，而于四声五音之理，亦可以稍留意焉

，而不为古人所欺，由是而考订词谱不难矣。故余采方氏之说最多。

○词须推求合律

杨守斋作词五要：“第三，要填词按变。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少，依谱用字，百无一二，若歌韵不协，奚取哉。或谓善歌者，能融化其字，则无疵。殊不知制作转折或不当，则失律。正旁偏侧，凌犯他宫，非复本调矣。”〔宋人多先制腔而后填词，观其工尺当用何字协律方始填入，故谓之填词。及其调盛传，作者不过照前人词句填之，故曰依句者少，依谱用字百无一二也。转折乃节奏所关，故下字不当则失律，凌犯他宫。起韵、过变两结，尤为吃紧。诒〕案：调已盛传，作者第照前人词调填之，在宋时依谱者已百无一二，何怪今之填词者乎，然其源则不可不知也。不知其源，而自诩其律之精严，吾不知其谓精严者，果何律也。“第四，要摧律。〔摧字当作推，谓推求此调属某律某音，然后协某韵，方始合体，即段安节五音二十八调所说是也。〕词源作随律押韵，如越调水龙吟、商调二郎神，皆用平入声韵，古调用俱押去声，所以转折乖异。”〔水龙吟越调即黄钟商，二郎神商调即无射商，入声商乚调用之，平声商角同用者也。若去声韵当叶宫声调，非商调所宜矣。然宋词往往不拘，盖文士挥毫，不暇推求合律故耳。诒〕案：今人不知推求，非宋人不暇推求误之乎。然而欲正词体，则不能不推求合律也。

○词有衬字

毛稚黄〔先舒〕填词图谱凡例云：“词中有衬字者，因此句限于字数，不能达意，偶增一字。后人竟可不用，如系裙腰末句问字之类。”沈天羽曰：“调有定格，即有定字，其字数音韵较然。中有参差不同者，一曰衬字，因文义偶不联属，用一二字衬之，按其音节虚实，正文自在，如南北剧这那正个却字之类，亦非增实字，而藉口为衬也。”〔诒〕案：因曲有衬字而知词亦有衬字。万氏增减一二字别为一体，非定论也。不竟有先我而言之者。

○后人不知词有衬字

毛稚黄曰：“梦窗词‘纵芭蕉不雨也飕飕’，应上三下四，则也字当为衬字，谓纵字为衬字非。”〔诒〕案：词中有衬字，可指证者甚少，故后人不知耳。

○词律谓词无衬字

万红友唐多令注谓：“纵芭蕉不雨也飕飕，误刻多一字。词统注，纵字为衬字。衬之一说，不知从何而来，词何得有衬字乎。”〔诒〕案：词何以必不准有衬字，而谓误刻多一字，真是牵强。又云：“此句上三下四，应注也字为衬。然也字必是误多，不可立衬字一说，以混词格。”〔诒〕案：此词误多一字，多得如此好，即不误矣。词格不准衬字，是何人之格。何以同一调一人填

之，忽多一字，忽少一字，有是格乎。总之，红友一生之误，误在不明音律之源，遂谓乐府与词异，词与曲异。不能知一篇之音律，遂谓多一字为误，少一字亦为误，殊可笑也。

○同调异名考

词有同调异名，昔人分为二体，概可从删。如捣练子，杜、晏二体，即望江楼。荆州亭，即清平乐。眉峰碧，即卜算子。月中行，即月宫春。惜分飞，即惜双双。杜华明，即四犯令。清川引，即凉州令。杏花天，即于中好。番抢子、辘轳金井，即四犯剪梅花。月下笛，即琐窗寒。八犯玉交枝，即八宝妆。又原书一体而后人误分，如仇远之荐金蕉，即虞美人之半。刘埙之醉思仙，即醉太平。王之道之折丹桂，即一落索。赵鼎之醉桃源，即桃源忆故人。米友仁之醉春风，即醉花阴。费原之惜余妍，即露华。欧庆嗣之庆千秋，即汉宫春。奚{减火}之雪月交辉，即醉蓬莱。张虚靖之雪夜渔舟，即绣停针。晁端体之恋春芳慢，即万年欢。赵孟{ぼ}之月中仙，即月中桂。罗志仁之菩萨蛮引，即解连环。〔诒〕案：欲辨词体，定词律，必先自考同调异名始。

又词律目已拈出者，录如左：

十六字令，即苍梧谣。南歌子，即南柯子，又即春宵曲。双调，即望秦川，又即风蝶令。三台，即翠华引，又即开元乐。忆江南，即梦江南、望江南、江南好，又即谢秋娘。其望江南、梦江口、归塞北、春去也等名，则人不甚知矣。深院月，即捣练子。阳关曲，即小秦王。卖花声、过龙门、曲入冥，即浪淘沙。忆君王、豆叶黄、栏干万里心，即忆王孙。宫中调笑、转应曲、三台令，即调笑令。忆仙姿、宴桃源，即如梦令。一丝风、桃花水，即诉衷情。内家娇，即风流子。红娘子、灼灼花，即小桃红。水昌帘，即江城子。乌夜啼、上西楼、西楼子、月上瓜洲、秋夜月、忆真妃，即相见欢。双红豆、忆多娇、吴山青，即长相思。醉思凡、四字令，即醉太平。愁倚栏令，即春江好。一痕沙、宴西园，即昭君怨。涓罗衣，即中兴乐。南浦月、沙头月、点樱桃，即点绛唇。月当窗，即霜天晓。百尺楼，即卜算子。罗敷媚、罗敷艳歌、采桑子，即丑奴儿。青杏儿、似娘儿，即促拍丑奴儿慢。子夜静、重叠金，即菩萨蛮。钓船笛，即好事近。好女儿，即绣带儿。玉连环、洛阳春、上林春，即一落索。花自落、垂杨碧，即谒金门。喜冲天，即喜迁莺。秦楼月、碧云深、玉交枝，即忆秦娥。江亭怨，即荆州亭。忆罗月，即清平乐。醉桃源、碧桃春，即阮郎归。乌夜啼，即锦堂春。虞美人歌、胡捣练，即桃源忆故人。秋波媚，即眼儿媚。早春怨，即柳梢青。小阑干，即少年游。步虚词、白苹香，即西江月。明月棹孤舟、夜行船，即雨中花。春晓曲、玉楼春、惜春容，即木兰花。玉珑璁、折红英，即钗头凤。思佳客、于中好，即鹧鸪天。舞春风，即瑞鹧鸪。醉

落魄，即一斛珠。一楞金、黄金缕、明月生南浦、凤栖梧、鹊踏枝、卷珠帘、鱼水同欢，即蝶恋花。南楼令，即唐多令。孤雁儿，即玉街行。月底修箫谱，即祝英台近。上西平、西平曲、上南平，即金人捧露盘。上阳春，即蓦山溪。瑞鹤仙影，即凄凉犯。锁阳台、满庭霜，即满庭芳。碧芙蓉，即尾犯。绿腰，即玉漏迟。花犯念奴，即水调歌头。红情，即暗香。绿意，即疏影。催雪，即无闷。瑶台聚八仙、八宝妆，即秋雁过妆楼。百字令、百字谣、大江东去、酹江月、大江西上曲、壶中天、淮甸春、无俗念、湘月，即念奴娇。惟湘月另一调，万氏误。疏帘淡月，即桂枝香。小楼连苑、庄椿岁、龙吟曲、海天阔处，即水龙吟。凤楼吟、芳草，即凤箫吟。台城路、五福降中天、如此江山，即齐天乐。柳色黄，即石州慢。四代好，即宴清都。菖蒲绿，即归朝欢。西湖，即西河。春霁，即秋霁。望梅、杏梁燕、玉联环，即解连环。扁舟寻旧约，即飞雪满群山。惜余春慢、苏武慢、选冠子，即过秦楼。寿星明，即沁园春。金缕曲、貂裘换酒、乳燕飞、风敲竹，即贺新郎。安庆摸、买陂塘、陂塘柳，即摸鱼儿。画屏秋色，即秋思耗。绿头鸭，即多丽。个侬，即六丑。

○杜文澜为万树功臣

秀水杜小舫观察〔文澜〕词律校勘记序云：“词学始于唐，盛于宋，有一定不移之律，亦有通行共习之书。南宋时修内司所刊乐府混成集，巨帙百余，周草窗齐东野语，称其古今歌词之谱，靡不备具，而有谱无词者，实居其中。故当日填词家虽自制之腔，亦能协律，由于宫谱之备也。元明以来，宫调失传，作者腔每自度，音不求谐，于是词之体渐卑，词之学渐废，而词之律则更鲜有言之者。七百年古调元音，直欲与高筑嵇琴同成绝响。使非万氏红友一书起而振之，则后之人奉啸余图谱为准绳，日趋于错矩，面规而不自觉，又焉知词之有定律，律之必宜遵哉。其书为卷二十，为调六百四十，为体一千一百八十有奇。凡格调之分合，句逗之长短，四声之参差，一字之同异，莫不援名家之传作，据以论定是非。俾学者按律谐声，不背古人之成法，其有功于词学也大矣。”〔诒〕案：万氏有功于词学，杜氏又为万氏之功臣。虽其书知声而不知音，然舍此别无可遵之谱，则校勘记之不可少也明矣。然律之一字，究非音律之律，亦非律例之律，不过如诗这五七律之律耳，不如仍名为谱之确也。

○诗余图谱及啸余图谱谬妄

邹程村〔谔〕曰：“今人作诗余，多据张南湖诗余图谱及程明善啸余图谱二书。南湖谱平仄差核，而黑白及半白半黑圈以分别，不无亥豕之讹。且载调太略，如粉蝶儿与惜奴娇本两体，而误为一。至啸余谱则舛误并甚，如念奴娇之与无俗念、百字谣、大江东，又贺新郎之与金缕曲，又金人捧露盘之与上西平，本一体也，而分数体。燕台春即燕春台，大江乘即大江东，秋霁即春霁

，棘影即疏影，因讹字而列数体。甚至错乱句读，增减字数，而强缀标目，妄分韵脚者，不一而足。”[诂]案：二书之谬妄，词律俱已驳正，姑录一则以证之。

○胡元瑞于词理未精研涉

词苑丛谈云：“胡元瑞笔丛，驳杨用修调名原起之说最多，其辨词调尤极★缕。然元瑞考据精详，而于词理未精研涉。毛稚黄驳胡元瑞云：“词人以所长入诗，其七言律非平韵玉楼春，则衬字鹧鸪天。并不知玉楼春无平韵者，鹧鸪天无衬字者，瑞鹧鸪亦未见。”按词品序云：“唐七言律即词之瑞鹧鸪也，七言仄韵即词之玉楼春也。”[诂]案：此亦词有衬字之一证。

○赵鼎词衬字

宋词有衬字，梦窗唐多令外，赵鼎满江红下阕云：“欲待忘忧除是酒，柰酒行欲尽情无极。”柰字亦是衬字。

○万氏又一体之非

宗小梧司马云：“红友开辟榛芜，示人矩。然不究五音，不谐宫调，徒辨韵之平仄，字之增减，毋乃舍本求末，自昧其途。仆惜其孤诣苦心，不能尽如人意。”又，边竹潭[葆枢]★尹云：“词有衬字之说，最确。万氏于另体多一二字者，注曰误，多游移其辞，且戒人不宜从。如知为衬字，则无是说矣。”[诂]案：以宫调论词，驳万氏又一体之非，小梧、竹潭俱以为然。窃喜一知半解，天下后世，必有同心也。

●卷三

◎三曰音

○自度腔不能妄作

西河词话：“古者以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、变宫、变徵之七声，乘十二律，得八十四调。后人以宫、商、羽、角之四声，乘十二律，得四十八调。云徵声与二变不用。四十八调，宋人词犹分隶之，其调不拘长短，有属黄钟宫者，有属黄钟商者，皆不相出入。非若今之谱诗余者，以小调、中调、长调分班部也。其详载乐府一书。近人不解音律，动造新曲，曰自度腔。试问其所自度者，曲隶何律，律隶何声，声隶何宫、何调，乃茫然妄作如是耶。”[诂]案：此论甚允。夫宫调虽失传，尚有门径可寻。苟欲自度腔，何不一求其源，而必妄作乎。

○韵与音异

万氏词律发凡云：“自沈吴兴分四声以来，凡用韵乐府，无不调平仄者。至唐律以后，浸淫而为词，犹以谐声为主，倘平仄失调，则不可入词。周、柳、万俟等之制腔造谱，皆按宫调，故协于歌喉，播诸弦管。以迨白石、梦窗辈

，各有所创，未有不悉音理而可造格律者。虽今音理失传，而词具在，学者但宜仿旧作，字字恪遵，庶不失其矩”[怡]案：万氏既知音理失传，又云字字恪遵，而不知韵与音异。夫平上去入谓之韵，喉舌唇齿牙谓之音，由喉舌唇齿牙之音，可以配合宫商。由平上去入之韵，不能配合宫商。万氏仅欲字字恪遵平仄，于音尚隔一层。今虽音理失传，而喉舌唇齿牙之音未失也。一调之中，平上去入之韵，固宜恪遵。一字之中，喉舌唇齿牙之音，尤宜严辨。试取古人自度腔，先定夫平上去入之不易，再审夫喉舌唇齿牙之无讹，进而求之，其庶几乎。

○清代律吕之学少专门

《词麈》云：“本朝律吕之学，鲜有专门。曾见应嗣寅古乐府两册，详于体，而昧于用。江慎修先生律吕阐微，本诸郑世子新发，皆无当于曲调。余多经生家，剿袭陈言，资场屋之用而已。如马宛斯绎史中律吕通考、及柴绍炳考古类编中律吕一条，抄撮群说，组织可观，然到底不曾明白，不晓如何施用。方氏通雅、顾氏日知录，渊博罕有伦比，独说律吕亦属颠预。此外可知。

”[诒]案：填词本小技，而论及律吕，探源星宿，与月露风云毫无干涉，鲜不以为迂者。方氏谓律吕为我朝之绝学，岂所语于词章之士哉。

○辨词体须严词律

又制腔[即自度腔。]之法云：“腔出于律，律不调者，其腔不能工。然必熟于音理，然后能制新腔。制腔之法，必吹竹以定之，或管、或笛、或箫，皆可。[金石丝革无不可制腔造谱者，此独以竹言，取其声易调不走作也。故古人和弦，亦必取定于管色。]惟吾意而吹焉，即以笔识其工尺于纸，然后酌其句读，划定板眼，[声之雅俗，在板之疏密，宋人诗余赠板甚少，故其声犹有雅淡之意。]而后吹之。听其腔调不美，音律不调之处，再三增改，务必使其抗坠抑扬，圆美如贯珠而后已。再看其起韵之处，前后两节，是何字眼，而知其为某宫某调也。[假如是六字起调，六为黄钟清，而第一拍转至起韵，用高五字为太簇，黄钟均以太簇为商，则此属太簇清商也。在燕乐名为大石调。余仿此。若两结不用高五字，则为出调，凌犯他宫，非复大石调矣。]至于犯调宫商，虽犯而律字相同，实有以类相从，声应气求之义，不可以凌犯例之，此古人制犯调之精义也。新腔既定，命名以实之，而后实之以词。即不实之以词，亦可被之管弦，但不能歌耳。”又填腔之法云：“新腔虽无词句可遵，第照其板眼填之，声之悠扬相应处，即用韵处也。故宋人用韵少之词，谓之急曲子，韵多者谓之慢曲子，义盖如此，此非所难。难在审其起韵两结之高低清浊，而以韵配之，使歌者便于融入某律某调耳。然腔调虽至多，韵脚虽至夥，而止以清浊阴阳高下配之，且所重正在起韵两结，而其他不论，故其法又简

易不烦。古之知音者，即酒边席上，任意挥毫，莫不可谐诸律吕，盖识此理也。至于旧腔第照前人词句填之，有宫调可考者，稍致谨于煞尾两字，即无不合律矣。”〔诂〕案：元人变词为曲，而歌词者鲜，故词之律亡。其实可歌之曲有缠声，可歌之词亦有增字。词体丛杂，律以弦管，而繁芜皆删。胶以字句，而正变俱迷。既欲填词，不能不辨词体。欲辨词体，不能不严词律。古人习见之，而运妙用于一心。今人遂成绝学矣。

○由工尺求旋宫之法

又云：“世儒不习其器，徒知有律吕之名，而不识工尺之理。俗工虽粗习工尺之节，而又昧于律吕之源。此所以两不能知，终身由之而弗悟也。夫损益忽微，律之体也。四上工尺，律之用也。究其体不明其用，则律吕为虚器。循其用不知其体，则宫调为空名矣。”〔诂〕案：近世俗传度曲七调，一字调最低，上字调次之。五字调最高，六字调次之。惟工字调便于高下。遇曲音过抗，则用尺字或上字调。曲音过衰，则凡字调。今之俗工皆知之。苟由俗传之工尺而求古人旋宫之法，得十二均八十四调之源，则自制新腔，又何难哉。

○择腔与择律

杨诚斋作词五要：〔培案，当是守斋。张炎得音律之学于杨守斋，陆辅之又学词于张，故撰词旨而载守斋之说，讹为杨诚斋耳。守斋即紫霞翁。〕“第一，要择腔。腔不韵则勿作，如塞翁吟之衰飒，帝台春、隔浦莲之寄煞，半百花之无味是也。不韵即不美。”〔诂〕案：此择腔系指自度曲者，若填前人已传之词，则腔自韵矣。“第二，要择律。律不应则不美，如十一月必用正宫，元宵词必用仙吕为宜也。”〔仙吕当作南吕。〕

○词律不知宫调之误

万氏词律自叙云：“诗余乃剧本之先声，昔日入伶工之歌板，如耆卿标明于分调，诚斋垂法于择腔，尧章自注鬲指之声，君特久辨煞尾之字。当时或随宫造格，创制于前。或遵调填音，因仍于后。其腔之疾徐长短，字之平仄阴阳，守一定而不移，证诸家而皆合。”〔诂〕案：此条简析明畅，于宫调之理未尝不知之。又发凡云：“红情绿意，其名甚佳，再四玩味，即暗香、疏影，二调之外，不另收红情、绿意。”〔诂〕案：此实红友之精也，删之诚是。又发凡云：“石帚赋湘月自注云：即念奴娇之鬲指声，体同名异，或有故。但宫调失传，作者依腔填句，不必另收湘月。盖人欲填湘月，即是念奴娇，无庸立此名也。”〔诂〕案：此实红友不知宫调之误也。盖湘月与念奴娇字句虽同，业已移宫换羽，别为一调。非如红情绿意，仅取牌名新异也。后人不知鬲指之理，则填念奴娇，不填湘月可耳。而湘月之调，则不可删。按鬲指之义，方氏词尘有云：“姜尧章湘月词，自注即念奴娇鬲指声，于双调中吹之。鬲指亦谓过

腔，见晁无咎集，凡能吹竹者便能过腔也。后人多不解鬲指过腔之义，培思索久之，而司其说。盖念奴娇本大石调，即太簇商，双调为仲吕双，律虽异而同是商音，故其腔可过。太簇当用四字，仲吕当用上字。今姜词不用四字住，而用上字住。箫管四上字中间，鬲一孔，笛四上字两孔相联，只在鬲指之间。又此两调毕曲当用一字尺字，亦鬲指之间，故曰鬲指声也。吹竹便能过腔，正此之谓。”〔诂〕案：念奴娇、湘月，填词者虽不知过腔为何事，而欲并为一词，歌者能不问太簇之用四字，大吕之用上字，而并为一曲乎。吾恐念奴娇词之字，吹之四字而协者，吹之上字而未必协也。

○万氏专以四声论词

词综湘月注云：“宜兴万氏专以四声论词，畏其严者，多诋之。泸州先箸尤甚。以为宋词宫调，别有秘传，不在乎四声。按白石集满江红云：末句无心扑，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。徵招云：正宫齐天乐慢，前两拍是徵调，故足成之。及考徵招起二句，平仄与齐天乐吻合。然则宋人未尝不以四声定宫调，而万氏之说初不与古戾。”〔诂〕案：前谓万氏仅知四声而不知五音，非谓无四声也。今注云：专以四声论词。曰专云，则无五音可知。仆正病其疏，非谓其严也。

○字有喉舌之别

刘氏〔熙载〕词概云：“词家既审平仄，当辨声之阴阳，又当辨收音之口法，取声取音，以能协为尚。玉田称惜花词‘锁窗深’，而深字不协，改幽字，又不协，改明字。此非审于阴阳者乎。又深为闭口音，幽为敛唇音，明为穿鼻音，消息亦别。”〔诂〕案：刘氏既知闭口唇舌之别，〔闭唇舌，本之戈氏顺卿。〕而不知喉舌唇齿牙之五音何也。其谓既审平仄，又当辨字之阴阳，当云词有平仄之分，字尤有喉舌之别。然其论实先得我心，特不知同母异母之源，故言之不畅耳。〔又案，深幽明三字皆平声，足徵四声与五音毫不相涉。万氏以平上去入为叶律，然乎，否乎。〕

○戈载首以音律论词

戈顺卿云：“词以协音为先，音者谱也，古人按律制谱，以词定声。故玉田生平好为词章，用功逾四十年，锤锻字句，必求协乎音律。观词源一书，可知用功之所在。今世之往往视词为易事，酒连兴豪，引纸挥笔，不知宫调为何物。即有知玉田为正轨者，而所论五音之数，六律之理，则又茫乎在云雾中。”〔诂〕案：近世以音律论词者，惟戈氏。

○起调毕曲须同用一韵

又云：“词之为道，最忌落腔，即所谓落韵也。姜白石云：‘十二宫住字不同，不容相犯。’沈存中补笔谈，载燕乐二十八调杀声，张玉田词源，论结

声正讹，不可转入别腔，住字、杀声、结声，名异而实同，全赖乎韵以归之。然此第言收音也。而用韵之吃紧处，则在乎起调毕曲。盖一调有一调之起，有一调之毕，某调当用何字起，何字毕，起是始韵，毕是末韵，有一定不易之则。而住字、杀声、结声，即由是以别焉。词之谐不谐，视乎韵之合不合。有其类亦各有其音，用之不紊，始能融入本音耳。”〔诂〕案：词定何调，以始韵之字何音，即谓何调。毕韵仍用始起之音则协，如用他音则过腔矣，与转韵不相涉。

○戈载言韵不出万氏窠臼

又云：“韵有四呼，七音、三十一等，呼分开合，音辨宫商，等叙清浊。而其要则有六条：一曰穿鼻，二曰展辅，三曰敛唇，四曰抵腭，五曰直喉，六曰闭口。穿鼻之韵，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蒸三部是也。其字必从喉间反入，穿鼻而出，作收韵，谓之穿鼻。展辅之韵，支诣微齐灰佳半皆勿二部是也。其字出口之后，必展两辅如笑状，作收韵，谓之展辅。敛唇之韵，鱼虞模萧宵爻豪尤侯幽三部是也。其字在口半启半闭，敛其唇以作收韵，谓之敛唇。抵腭之韵，真谆臻文欣魂痕元寒桓删山先仙二部。其字将终之际，以舌抵上腭作收韵，谓之抵腭。直喉之韵，歌戈佳〔半〕麻二部是也。其字直出本音，以作收韵，谓之直喉。闭口之韵，侵覃谈盐沾严咸衔凡二部是也。其字闭其口以作收韵，谓之闭口。凡平声十四部，已尽于此，上去即随之，惟入声有异耳。明是六者，庶几起毕住字无不合。”〔诂〕案：韵之与音，一经一纬，不可强而合。如所云穿鼻之类，即三十六字母，分喉舌之理，而变其名。以六者分辖宫商，而必使某类辖某韵，将以全一韵之字皆隶宫，全一韵之字皆隶商乎。一韵之字不一母，此明反切者，皆知之。即云穿鼻之类与喉舌唇齿异，第以辖韵不以辖音，则欲求字之宫商于何求乎。总之，宋以后合音与韵而一之，不能歧音与韵而二之。由韵以求音，毋怪其格也。〔又案，穿鼻等六条见毛氏声音韵统论，戈氏亦抄袭耳。〕又云：“上去自来通用，惟上与去其音迥殊。元和韵谱云：‘上声历而举，去声清而远，相配用之，方能抑扬有致。’故词中之宜用上，宜用去，宜手上去，宜用去上，有不可假借之处，关系非轻。”〔诂〕案：曲之关系在可歌，词之关系亦在可歌，词至于可歌，则断无不入调矣。夫可歌之曲，且上去通押，独可歌之词不能上去通用乎。抑词于可歌之外，别有妙巧乎。但当审其字之为宫为商，不当问其字之为上为去。盖上声中之字，兼有宫商五音，去声中之字，亦兼有宫商五音。戈氏言韵而不言音，仍未出万氏窠臼。戈氏何不以穿鼻展辅者分隶宫商乎，吾知其未必协也。

○古人未言以喉舌唇齿配宫商

张氏玉田词源二卷，其上卷曰五音相生，曰阳律阴吕合声图，曰律吕隔八

相生图，曰律生八十四调，曰古今谱字，曰四宫清声，曰五音宫调配属图，曰十二律吕，曰管色应指字谱，曰宫调应指谱，曰律吕四犯，曰结字正讹，曰讴曲要指。其于音律之学，至详且悉，按谱求之，自无不得。何以自宋至今，俱云音律失传也。盖词源所列者，成词后之音律也。作者当未成调之时，必先以字求音，何字为宫，何字为商，此无定也。工字应宫，尺字应商，此有定也。由工尺而配宫商，诸谱具在，由宫商而求何字为宫，何字为商，则古人未之言也。即宋之深明音律也，亦不过宫调熟悉，以天籟得之耳。必成词后，先歌以审之，复管笛以参之，不合者改字以协之。如玉田云：琐窗深，深字不协，改为幽字，又不协，再改为明字，歌之始协。此三字皆平声，胡为如是，盖五音有喉舌唇齿牙，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。张氏苟知何字为宫，何字为商，即深字误用，一改而得明字，即不用明字，亦必用唇音之字矣。何以改幽字不协，而始改明字，足见以喉舌唇齿分清浊，古人知之，以喉舌唇齿配宫商，古人未言也。余初以喉舌唇齿为字之音，平上去入为字之韵，自以为创，读张氏之论，实非创也。张氏所为鼻音，即牙音。

○周邦彦词间有未谐

词源下卷第一条云：“古人之乐章、乐府、乐歌、乐曲，皆出于雅正。自隋唐以来，声诗间为长短句。至唐人则有尊前、花间集。迄于崇宁之大晟乐府，命周美成诸人，讨论古音，审定古调，沦落之后，少得存者，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。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、引、近，或移宫换羽，为三犯、四犯之曲，按月律为之，其曲遂繁。美成负一代词名，所作之词，浑厚和雅，善于融化诗句。而于音谱且间未谐，可见其难矣。”[诒]案：乐以和为贵，乐府之声，安有不谐者。美成制作才，而间有未谐，此则余之所不解也。张氏亦第言其难，而不言所以未谐与所以难之故。其所为未谐者，以余揣之，非选声之不克入律，实用字之未能审音也。至后之人，于字之不协者，欲易一字，于音虽协，或于语句未妥，更无可易之字，不得已用原字，歌时读作某音，此亦变通之一法也。

○古人按律制谱

又云：“词以协音为先，音者何，谱是也。古人按律制谱，以词定声，此正声依永、律和声之遗意。有法曲，有五十四大曲，有慢曲。”[诒]案：古人所谓谱者，先有声而后有词。声则判宫商，一调有一调之律。词则分清浊，一字有一字之音。按律而制名之曰谱，歌者即案律以歌。后人易词而不能易谱，易字而不能易音。凡后世词谱，有能求制谱之始，而定其字之清浊乎，判其词之宫商乎。至万氏红友以律名，所谓律者安在。

○今人填词以讹传讹

又云：“听者不知宛转迁就之声，以为合律，不详一定不易之谱，则曰失律。矧歌者岂特忘其律，抑且忘其声字矣。述词之人，若只依旧本之不可教者，一字填一字，以讹传讹，徒费思索。当以可歌者为工，虽有小疵，亦庶几耳。”[诒]案：今之填词，正以讹传讹，徒费思索耳。即讲求声律者，究不闻别有真传，而求用字之宫商。其所谓必用去必用上，必不可用平，不可用入之句，同一歌之不协而已。

○注意起结防其犯他调

又云：“作慢词看是甚题目。先择曲名，然后命意。意既了然，思量头如何起，尾声如何结，方始选韵，而后述曲。最是过片，不要断了曲意，须要承上接下。词既成，试思前后之意不相应，或有重叠句意，又恐字面粗疏，即为修改。改毕一本，展之几案，或贴之壁。少顷再观，必有未稳处，又须修改。至来日再观，恐有未尽善者，如此改之又改，方成无瑕之玉。倘急于脱稿，倦事修择，岂能无病，不惟不能全美，抑且未协音声。”[诒]案：思量头如何起，尾如何结，防其犯他调也。一言宫调，词与曲无二理。协律家以起字结字并论，词中论字，第论其协与不协而已。应平应仄固不言，应宫应商，亦未及之。

○歌词须合律

竹西词客词源跋云：“玉田生与白石齐名，词之有姜、张，犹诗之有李、杜也。二君皆能案谱制曲，是以词源论五音均拍，最为详赡。谓乐府一变而为词，词一变而为令，令一变而为北曲，北曲一变而为南曲。今以北曲之宫谱，考词之声律，十得八九焉。词源所论乐色管色，即今笛色之六五上四合一凡也。管色应指字谱。七调之外，若勾失一小大上小大凡大住小住制折大凡打，乃吹头管者换调之指法也。宫调应指谱者，七宫指法起字，即指法十二调之起字也。论拍眼云：以指尖节候拍，即今之三眼一板也。花十六前袞中袞打前拍打后拍者，乃今之起板、收板、正板、赠板之类也。乐色拍眼，虽乐工之事，然填词家亦当究心，若舍不论，岂能合律哉。细绎是书，律之最严者结声字，如商调结声是凡字，若用六字，则犯越调。学者以此类推，可免走腔落调之病矣。盖声律之学，在南宋已鲜矣。”[诒]案：音律之所以失传者，不在八十四调之繁多，而在字之音不知分隶何宫。夫古人之词具在，择其无错误者，先辨其清浊，次别其为喉音、舌音、唇音、齿音、牙音、半齿、半舌音，而立一格。填词时喉格用喉，舌格用舌，苟歌之而合律，则复古不难矣。

○宫商从天籁出

亡友汪稚松大令[根兰]云：“吴门戈顺卿为近时作者，其所作必协宫商，于律韵则诚精矣，但少生趣耳。陶皀芟太常为余言，戈词如塑像一般，非有

神气骨血者。并云：词者，天籁也。诗所不得而达，词得而达之。好词自合宫商，若刻意求之，恐所合者仅宫商耳。”〔诂〕案：戈词如塑像固然，必谓合宫商者，皆无神气骨血，则非。须知宫商亦从天籁出，不知者刻意求之而不得，知者固毋庸刻意求也。

○先审音后论韵

此卷专就喉舌唇齿牙而论音，似乎上去入全置不问矣。非不问也，审音既定，工尺无讹，然后就一音之中，审其宜上宜去，而抑扬以判。若未审音，而先论韵，是分眇者之黑白，听哑者之雌黄矣。

○万氏论字不论音之误

宗小梧司马云：“太白清平调，是诗非词。当时伶人以清平调谱出，故以为名。词律收之，乃红友之陋。旗亭画壁所歌皆诗，何以黄河远上，词律独不收乎。”〔诂〕案：词无定体，作者之填词，与歌者之按调各不同，非以字之多寡限之，尤非以字之上去限之。彼云想衣裳乃七言绝，而歌者以清平调谱之。渭城朝雨亦七言绝，而歌者以阳关三叠谱之。至旗亭画壁所歌亦皆七言绝，而调名不传。决其非一调，并决其非清平等调矣。夫此数诗之平上去入，皆无稍异。何以调各异名，唱者异腔，从可知歌者之增减字句以成调，不能以体限也。今之九宫大成及纳书楹曲谱，同一调名之词，而旁注之工尺板眼无同者。其起句与收句尚不甚悬远，其余或增或减，或疾或徐，皆无一定。并有字无增减而板眼各别者，亦足徵万氏论字不论音之误。

●卷四

◎四曰韵

○失韵并非无韵

西河词话云：“词本无韵，故宋人不制韵。任意取押，虽与诗韵不远，然要是无限度者。予友沈子去矜，与家稚黄取刻之，虽有功于词，反失古意。”〔诂〕案：此条昭代丛书杨氏已驳之，谓前人疵漏未检，若据以为徵，又何异尸祝子桑原坏，而遂訾经曲为不必设也。毛氏历引旧词之失韵者为无韵之证，故杨氏纠之。而纪氏以为精核，贻误后学不浅，故不可以不辨。

○宋词皆可入乐毛氏词话载轶事，为他书所未见，后人引用者亦少。纪晓岚先生〔昀〕云：“西河词话无韵一条最为精核，谓辛、蒋为别调，深明源委。”先生于词不屑为，故所论未允。夫宋人之词，皆可入乐。韵为天籁，未有四声以前，三百篇未有无韵者。岂唐宋以后入乐之文而不用韵乎。况宋人自度腔皆可歌，后人不得其传。至辛、蒋以豪迈之语，为变徵之音。如今弦笛，腔愈低则调愈促，声高则调高，何碍吟叹之有。

○榕园韵最确莲子居词话云：“钱塘沈谦〔去矜〕取刘渊、阴时天，而参

之周德清韵，并其所分，分其所并，甚至割裂数字，并失广韵二百六部，所属诚多可议。莱阳赵钥、宜兴曹亮武次第之，均之失也。全椒吴良学宋斋本其面目，终亦沿沈氏之误。近日海盐吴应和榕园韵，部目斟酌分并，声从沈氏，上去以平为准，入以平上去为准，最确。其中有增益删汰而无割裂，亦属至是。”〔诂〕案：学宋斋本，为世所重。榕园韵近有刻本。又有研讨会金词韵，填词家亦尚之。

○ベ斐轩非宋韵

又云：“ベ斐轩韵，不著撰者姓氏。平声三十九韵，次以上去声，其入声即配隶三声，不另立韵。厉樊榭诗，所谓”欲呼南渡诸公起，韵本重雕ベ斐轩“是也。顾其书无入声，究似北曲。且既为南宋所刊，不应有一百六部。

”〔诂〕案：ベ斐轩乃元人填词度曲通用之韵，非宋韵也。近有以上去韵分列平韵后，而入声别自为部，乃入声分部者五，平声分部者十四，则并而又并为太简矣。

○用韵须观通别

刘氏〔熙载〕词概云：“词家用韵在先，观其韵之通别，别者必不可通，通者仍须知别。如江之于阳，真之于庚，古韵既别，虽今吻相通，要不得而通也。东冬于江，歌于麻，古韵虽通，然今吻既别，便不可以无别也。至一韵之中，如十三元，今吻读之，韵分三类，亦当择而取之，余韵准此。又上入虽可代平，然亦有不可代之处。使以宛转迁就之声，乱一定不易之律，则代之一说，转以不知为愈也。”〔诂〕案：此浅近言之，使学者有门径可寻。

○词律本二沈之说

又云：“上去不宜相替，宋沈伯时义甫之说也。去志当高唱，上声当低唱，沈词隐之说也。两说为后人论词者所本，故表而出之。”〔诂〕案：后人似指万氏词律而言。

○戈氏韵有功后学

戈顺卿云：“词始于唐，别无词韵之书。宋朱希真拟应制词韵十六条外，列入声韵四部。其后张辑释之，冯取洽增之，元陶宗仪讥其混淆，欲为改定，今其书久佚，目亦无考矣。厉鹗诗云：‘欲呼南渡诸公起，韵本重雕ベ斐轩。’注云：曾见绍兴二年，刊ベ斐轩词韵一册，分东红邦阳十九韵，亦有上去入三声作平声者，于是人皆知有ベ斐轩词韵，而又未之见。近秦敦夫先生取阮氏家藏词林韵释，一名词林要韵，重为开雕，题曰宋ベ斐轩刊本。而跋中疑为元明之季谬托，此书为北曲而设，诚哉是言也。观其所分十九韵，且无入声，则断为曲韵，樊榭偶未深究耳。是欲辑词韵，前无可考，而此书又不可据以为本。沈谦著词韵略一编，毛先舒为之括略，并注以东董江讲支纸笔标目，平

领上去，而止列平上，似未该括。入声则连两字曰屋沃，曰觉药，又似纷杂。且用阴氏韵目，删并既失其当，则分合之界模糊不清。字复乱次以济，不归一类，其音更不明，舛错之讥，实所难免。同时有赵钥、曹亮武均撰词韵，与去矜大同小异。若李渔词韵，列二十七部，以支微部分为三，曰支纸，曰围委未，曰奇起气。鱼虞部分为二，曰鱼雨御，曰夫甫父。家麻部分为二，曰甘咸绀，曰兼检剑。入声则以屑叶为一部，厥曷月缺为一部，物北为一部，捩伐为一部。以乡音妄自分析，尤为不经。胡文焕之文会堂词韵，平上去三声用曲韵。入声分九部，曰古通古转，曰今通今转，曰借叶，自云本楼敬思洗砚集中之论。大旨以平声贵严，宜从古，上去较宽，可参用古今，入声更宽，不妨从今。但不知所谓古今者，何古何今，而又何所谓借叶。痴人说梦，不足道。今填词家所奉为圭臬者，则莫如吴良、程名世之学宋斋词韵。其书以学宋为名，乃所学者皆宋人误处。真、諄、臻、文、欣、痕、魂、庚、耕、清、音、蒸、登、侵皆同用，元、寒、桓、删、山、先、仙、覃、谈、盐、沾、严、咸、衔、凡又皆并部，入声则物迄入质陌韵，合盍业洽押乏八月屑韵。滥通取便，舛驳不堪，取宋人名作读之，果若是之宽乎。且字数太略，音切又无分合，并通之韵，则臆断之，去上两见之字，则偏收之。种种疏谬，其病百出，不知而作，贻误来兹。复有郑春波绿漪亭词韵以附会之，羽翼之，而词韵遂因之大紊矣。是古人之词具在，无韵而有韵，今人之韵书成，有韵而无韵，岂不大可笑哉。因作词林正韵一书，列平上去为十四部，入声为五部，共十九部，皆取古人之名词，参酌而审定之。尽去诸弊，非谓前人皆非，而予独是，不过求合于古知音者，自能鉴谅尔。”〔诒〕案：应试诗赋悉遵一百六部，无敢窻越。游戏之作，似可不必遵功令。然韵与律相表里，填词家既精于求律，自不能疏于押韵。前人词韵甚夥，而戈氏均不以为然，所著诚有功后学。至以入作平，平作上，虽见之古人词中，据以为韵，取而押之，究于心未安也。盖一代有一代之方言，一隅有一隅之方音，生同时而隔数十里，音即不同。虽同文之世，亦不能强。况南北分裂，以入作平上去用，未始非南北曲之滥觞。或一词之中，一二字偶有未协，歌者不能不改音以就律，而因以改其本字之音，为法于后世不可也。又近时有晚翠轩袖珍本词韵，亦分十九部，与正韵同。

○词韵不妨从严

又云：“词韵与诗韵有别，然其源即出于诗韵分合之耳。沈约四声谱久失，隋仁寿初，陆法言等撰切韵五卷，唐郭知元等附益之。天宝中，孙愬面加增补，曰唐韵。宋祥符初，陈彭年等重修，易名广韵。景德四年，戚纶承诏详定考试声韵，则名曰礼部韵略。景德初，宋祁、郑戡建言，以广韵为繁略失当，乞别刊定，命祁、戡与贾昌朝同修，而相度李淑典领之，书成，名曰集韵。

自切韵，而唐韵，而广韵，而韵略，而集韵，名易而体例未易。总分为二百六部，独用同用，所注了然。非特可用之于诗，即用于词，亦无不可也。至平水刘渊师心变古，一切改并，省至一百七部。而元黄公绍古今韵会因之。又有阴氏时夫作韵府群玉，并为一百六部，字删剩八千八百余字，较集韵仅十之二。今虽通行，考之古，鲜有合焉。即以词论，灰勿本为二韵，灰可以入支微，勿可以入皆来，元魂痕本三韵，元可以入寒删，魂痕可以入真文。即佳春卦于词有半通之例，其字皆以切音分类，各有经界，分合自明。乃妄为删并，纷纭淆乱，而填词者亦不知所宗矣。正韵一书，俱从旧目，以词盛于宋，用宋代之书。广韵、集韵稍有异，而集韵纂辑在后，字最该广。”[诂]案：切韵以下数部，皆由官定。今一百六部佩文韵府，亦遵之，从宽也。填词家何妨从严，而因以复古乎。

○词曲俱可四声并押

又云：“词韵与曲韵不同，制曲用韵，可以平上去通押，且无入声。如中原音韵则东钟江阳等十九部，入声则以配隶三声。例曰：广其押韵，为作韵而设。以予推之，入为症音，欲调曼声，必谐三声。故凡入声之正次清音转上声，正浊作平，次浊作去，随协始有所归耳。高安虽未明言其理，而予测其大略如此。实则宋时已有中州韵之书，载啸余谱中。而凡例谓宋太祖时所编，毛稚黄亦从其说。明范善溱又撰中州全韵，李书云有音韵须知，王有音韵辑要，此又本高安而广之者。至词林韵释，与中原音韵亦同，而标目大异，如东钟则曰东红，鱼模则曰车夫之类。其为十九部以入声配三声则一也，此皆曲韵也。盖中原音韵诸书，支思齐微分二部，寒山桓欢先天分三部，家麻车遮分二部，于曲则然，于词则不然。况四声缺入声，而词则明明有必须用入声之调，断不能缺，故曲韵不可为词韵。惟入声作三声，词家亦多承用。”[诂]案：戈氏谓曲韵非词韵，词有必须用入声之调，不能缺。夫以入声配三声，犹之上去隶平声后，上自为上，去自为去，通押独押皆可，非缺也。至以入声作三声，则改作入声之音，为平上去之音矣。又历引宋人词数十句，为入作三声之证。窃以为不然。夫平上去入，韵也，非音也。歌者但求叶乎宫商，不必合乎平仄。平上去入中，皆有喉舌唇齿牙之音，如歌者词中一字，必喉音始叶工尺，平声中之喉音可，即上去入中之喉音，皆可也。元人之曲，长套多四声兼押，短调数韵则鲜，词亦不过十数韵而止。总之，四声并押，曲可，词亦可，期于叶律而已，不必以少证多也。又闻北人无入声，皆读作平，或作上去者，此字随音变谓之方音，不得谓之作某声，以开后人通押四声之渐。

○词韵与曲韵可不分

又云：“四声之中，入声最难分别。中原音声，以入作三声，惟支微、鱼

虞、皆来、萧豪、歌戈、家麻、尤侯七部，其音即随部转协，此入声而非入声也。若四声表之以入分配，则有无相反，其说亦微有不同。就词韵而论，莫如以沃屋烛为东钟之入声，觉铎药为江阳之入声，质术栉为真文之入声，勿迄月没曷末点牵宵薛叶帖为寒删之入声，陌麦昔职德为庚清之入声，缉为侵寻之入声，盍业洽押乏为覃盐之入声。其余七部皆无，则至当不易。毛先舒所撰七韵，似有与词合者。如一屋单用，二质七陌八缉通用，五屑十叶通用，亦可单用。此为南曲而设，南曲即本乎词，其于宋词之用韵，信乎殊流而同源。至三曷六叶通用，四辖九合通用，则又于词不合矣。”[诂]案：戈氏谓南曲即本乎词，夫今之词与曲异者，词不能歌耳。而以求词之源，则词皆可歌，词韵与曲韵何必分，词之用平上去入，何必与曲异。所异者，词一阙，分上下段，多至三段、四段而止，一调名。曲则合数阙而为一套，有引子，有尾声，而以宫商合箫管，以喉舌五音合宫商无二致。词变为曲，殆所谓言之不足，而长言之乎。

○句中不宜用同韵字

词尘记梦云：“凡一词用某韵，则句中勿多杂入本韵字，而每句首一字尤宜慎之。如押鱼虞韵，而句中多语虞字，无吾字，则五音紊。”又云：“精于律吕者，未尝有书，而其词具存。试奏一曲，其中不言之意，在善悟者自领略之耳。”[诂]案：既押某韵，而句中不用同韵字，嫌其拗口也。五音四声，其理实一。反切合五声，五声隶五音，谓反切为不传之秘，然乎，否乎。

○协律在宫商不在平仄

毛稚黄云：“填词家大约平声独押，上去通押，间有三声通押者。故沈去矜韵，每部总统三声，而中分平泰，凡十四部。至于入声，无与平上去通押之法，故为五部。”[诂]案：词变为曲，词入声专押，至曲复四声统押，足见协律在宫商，而不在平仄。非词律之精严，皆填词之不知律耳。

○宋词重在协律

词尘录李易安论词云：“易安居士言诗文分平仄，而歌词分五音，又分五声，又分音律，又分清浊。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、雨中花、喜迁莺，既押平声韵，又押入声韵。玉楼春本押平声，又押上去声，又押入声，本押仄声韵，如押上声则协，如押入声，则不可歌矣。培案：段安节言商角同用，是押上声者，入声亦可押也，与易安说不同。余尝取柳永乐章集按之，其用韵与段说合者半，不合者半，乃知宋词协韵，比唐人较宽。宋大乐以平入配重浊，以上去配清轻，亦与段说不同。大抵宋词工者，惟取韵之抑扬高下，与协律者押之而不拘拘于四声。其不知律者，则惟求工于词句，并置此而不论矣。”[诂]案：后之填词，韵有上去通押者，而无平仄同押者，虽与曲有别，究与律无关也。

○词韵半通之例师唐韵

毛稚黄词韵说云：“诗韵惟唐孙愬面唐韵，稽载详明，考韵者当据为正。如灰韵一部亦自别，而孙肱分最清楚。如回枚之类，自以灰字领韵为一段。开哀之类，自以ㄣ字领韵为一段。又先韵中亦自别，如袁烦之类，以元字领韵为一段。昆门之类，以魂字领韵为一段。又阴韵中亦自别，如佩妹之类，以队字领韵为一段。稊咤之类，以废字领韵为一段。今词韵有某韵半通之例，览者案孙氏本而考之，亦庶几矣。”〔诂〕案：唐韵分段之说，言词韵者未论及之，半通之例，即师其意也。

○宋以后不分音与韵

毛氏声音韵统论曰：“夫人欲明韵理者，先须晓识声音韵三说。盖一字之成，必有首、有腹、有尾。声者，出声也，是字之首。孟子云，金声而玉振之，声之为名，盖始事也。音者，度音也，是字之腹。字至成音，而其字始正矣。韵者，收韵也，是字之尾声，故曰余韵。然三者韵居其殿，而最为要。凡字之有韵，如山之趋海，其势始定。如画之点睛，其神始完。故古来律学之士，于声于音，固未尝置于弗讲，而惟审韵尤兢兢焉。所以沈约、孙愬面而下，所著之书，即声音之理，未尝弗贯，而专以韵名书也。然韵理精微，而法烦苛，又古今诗骚词曲体制不同，因造损益，相沿亦异，拟为指示，并增眩惑。今姑以唐人诗韵为准，而约以六条，简之有以统韵之繁，精之有以悉韵之变，标位明目，庶便通晓。一曰穿鼻，二曰展辅，三曰敛唇，四曰抵腭，五曰直喉，六曰闭口。穿鼻者口中得字之后，其音必穿鼻而出，作收韵，东、冬、江、阳、庚、青、蒸七韵是也。展辅者，口之两旁角为辅，凡字出口之后，必展开两辅如笔状，作收韵，支、微、齐、佳、灰五韵是也。敛唇者，半启半闭，聚敛其唇，作收韵，鱼、虞、萧、肴、豪、尤六韵是也。抵腭者，其字将终时，以舌抵著上腭作收韵，真、文、元、寒、删、先六韵是也。直喉者，收韵直如本音者也，歌、麻二韵是也。闭口者，却闭其口，作收韵，侵、覃、盐、咸四韵是也。凡三十平韵，尽于此，上去即可缘是推之，惟入声有异。”〔诂〕案：音之与韵，一经一纬，不可强而合。如所云穿鼻之类，即三十六字母喉舌唇齿牙之理，而变其名。全韵之字，苟同一母，则反切二字上母下韵，反无所依据矣。即云穿鼻之类，与字母异，第以辖韵，不以辖音，韵之浅显易知，何必求之深微幽渺也。总之，宋以后合音与韵而一之，不能歧音与韵而二之。由韵以求宫商，岂可得乎。戈氏顺卿亦宗其说。

○阴平阳平同一母

毛氏七声略例云：“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阴去、阳去、阴入、阳入之七声

，其音易晓，而鲜成谱。周德清但分平声阴阳，范善溱中州全韵兼分去入，而作者不甚承用，故鲜见之。余略举其例，每部以四字为准，谐声循理，连类可通，计凡七部。惟上声无阴阳。叙次先阴而后阳，姑袭周氏之旧。

阴平声：种、该、笺、腰 阳平声：篷、陪、全、潮

上声无

阴去声：贡、、霰、钓 阳去声：凤、卖、电、庙

阴入声：、、七、妾、鸭 阳入声：孰、亦、、”

〔诂〕案：拍音者，第三次平上去入，原用四拍，因平声有阴阳，故如一拍，作五拍。至就字论字，阴平阳平，固判然矣。若论字之音，则阴平阳平同一母，即同一宫商，固无俟辨析毫芒也。

○北曲韵无入声

词苑丛谈，邹〔谟〕词韵衷云：“阮亭尝与余论韵，谓周挺斋中原音韵为曲韵，则范善溱中州全韵为词韵。至洪武正韵斟酌诸书而成，其于诗韵，有独用并为通用者，〔东冬青清之类。〕有一韵拆为二韵者。〔虞模麻遮之类。〕又如冬钟并入东韵，江并入阳韵，挑出元字等入先韵，翻字残字等入删韵，俱与宋词暗合，填词所当援据，议极简核。但愚案中州之比中原，止省阴阳之别，及所收字微宽耳。其减入声作三声及半遮等韵，则一本中原，尚与词韵有别。”〔诂〕案：词韵与曲韵不同者，以词韵平仄不通押，而曲韵则四声通押也。曲韵惟北曲押入声，非韵之可通，实北人无入声。凡入声字皆读作平上去声，此音之变，非韵之通也。南曲之平上去通押，皆无碍于宫商，〔押平者不押仄、押仄者不押平，若上去尚有通融之处。〕填者自严其律可耳。平仄通押，或亦于宫商无碍。

○词曲押入声韵最宜斟酌

又云：“入声最难分别，即宋人亦错综不齐。沈氏词韵当已。近时柴虎臣古韵，则一屋二沃通，而三觉半通。〔三觉半通，如岳浊角数之类。〕四质五物通，而九屑半通。〔九屑半通，如盍拙谑结之类。〕六月七曷八点九屑通，十药十一陌通，而三觉半通。〔三觉半通，如{羽高}濯邈朔之类。〕十二锡十三职通，而十一陌半通。〔十一陌半通，如辟革易麦之类。〕十四缉独用，十五合十六叶十七洽通。毛驰黄曲韵则准洪武正韵，而一屋单用，二质七陌八缉通用，三曷六药通用，四辖九合通用，五屑十叶通用。又屑叶可单用，因南曲入声单押而设也。与词韵俱可能者。”〔诂〕案：平韵如庚侵之不通，人皆知之。至入声南人方音亦有各别者，最易混淆。词曲家押入声，最宜斟酌。

○沈韵去古未远

又云：“沈休文四声中，如朋与蒸，靴与戈，车与麻，打与等，卦画与怪

坏，挺斋与升庵俱驳为舌。而宋词中呼否为府，以叶去，林外呼琐为扫以叶老，俞克成呼我为衺奥以叶好，词品皆指为闽音。而毛驰黄谓沈韵本属同文，非江淮偏音，挺斋诋之，谬已。自三百篇、楚辞，以迄南曲，一系相承，俱属为韵统。而北曲偏音，四声不备，为偏统。故金元人作诗亦用沈韵，作词亦不专用周韵。从无以入声分叶平上去者，又安得以曲韵废词韵，且上格诗韵乎。

”[诂]案：说文无韵字，古人但言音而不言韵，盖韵生于音，非音生于韵也。沈氏去古未远，其编字入韵，多与三百篇、楚辞及秦汉人文合。安得以今人土音之不合，而疑沈氏之舌，并非古人哉。

●卷五

◎五曰派

○香奁本非词格

许宗彦莲子居词话序云：“文章体制，惟词溯至李唐而止，似为不古。然自周乐亡，一易而为汉之乐章，再易而为魏晋之歌行，三易而为唐之长短句，要皆随音律递变。而作者本旨，无不滥觞楚骚，导源风雅一也。故览一篇之词，而吕之纯驳，学之浅深，如或贡之。命意幽远，用情温厚，上也。词旨僂薄，冶荡而忘返，漓其性命之理，则君子弗为也。述庵司寇，谓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，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，所以为高。张皋文编修词选亦深明此意。

”[诂]案：山谷艳词，已有法秀泥犁之呵。香奁本非词格，后生小子，矜其一得，竟为秽褻之语，岂大雅所屑道者哉。

○宋人论词以清空为圭臬

沈伯时乐府指迷云：“作词难于诗。盖音律欲其协，不协则成长短句。下字欲其雅，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。用意不可太露，露则直实而无深长之味。发议不可太高，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此其所以为难。”[诂]案：宋人论作词，已以清空为圭臬矣。

○词宜有寄托

红盐词序云：“词虽小拔，昔之钜公通儒，往往为之。盖有诗所难者，委曲倚之于声，其词愈微而其旨益远。善为词者，假闺房儿女子之言，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，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寄情焉耳。”

○学浙派流弊

听秋声馆词话云：“昔人言诗话作而诗亡，盖为宋人穿凿而言。藉以攀援标榜者无有也。不然，非诿己作，即广搜显者之诗，曲意贡谀，冀通声气。甚或不问美恶，但助刻资，即为刊录，且以为利。间有采及词句，论词则是，论调则非，未免强作解事。独频伽词话，不蹈前弊，议论亦佳也。谓近日倚声家，莫不宗法雅词，厌弃浮体。然多为可解不可解语，令人求其意旨而不可得

，足为学浙派者他山之错。”〔诂〕案：词尚清空，本无流弊，而后之作者多隐约语，此又不善学之病也。

○学玉田流弊

北宋词，用密亦疏，用隐亦亮，用沈亦快，用细亦润，用精亦浑，南宋只是掉归来。戈顺卿云：“词以空灵为主，而不入于粗豪。以婉约为宗，而不流于柔曼。意旨绵邈，章节和谐，乐府之正轨也。不善学之，则循其声调，袭其皮毛，笔不能转，则意浅，浅则薄。笔不能炼，则意卑，卑则靡。”〔诂〕案：此为学玉田者针砭。

○朱竹不菲薄明人

竹先生黑蝶斋词序云：“词莫善于姜夔。宗之者张辑、卢祖皋、史达祖、吴文英、蒋捷、王沂孙、张炎、周密、陈允平、张翥、杨基，皆具夔之一体。基之后得其门者，或寡矣。”〔诂〕案：先生论词，未尝菲薄明人。

○不必以南宋压倒明人

莲子居词话云：“词至南宋始极其工，秀水创此论，为明人孟浪言词者示刀圭，意非不足。夫北宋也，苏之大，张之秀，柳之艳，秦之韵，周之圆融，南宋诸老，何以尚兹。”〔诂〕案：明人之孟浪，即北宋之粗疏，何必以南宋压倒明人乎。

○毛稚黄论北宋词

毛稚黄曰：“北宋词之盛也，其妙处不在豪快，而在高健。不在艳褻，而在幽咽。”

○词不宜质实

张玉田云：“词要清空，勿质实。清空则古雅峭拔，质实则凝涩晦昧。姜白石如野云孤雁，去来无踪。梦窗如七宝楼台，眩人眼目，拆下来不成片段。秦少游词，体制淡雅，气骨不衰，清丽中不断意脉，咀嚼无滓，久而知味。晁无咎词名冠柳，琢语平帖，此柳之所以易冠也。辛稼轩、刘改之作豪气词，非雅词也。于文章余暇，戏弄笔墨为长短之句耳。康、柳词亦自批风抹月中来，风月二字在我发挥，二公则为风月所使耳。”〔诂〕案：以梦窗之才，尚不免质实之弊，后之尚词藻者，可知矣。扬秦而抑柳，以辛刘为别派，自是确论。

○张功甫评梅溪词

张功甫评梅溪词云：“情词俱到，织绡泉底，去尘眼中，有环奇警迈，清新鲜婉之长，而无离心池荡淫之失。”〔诂〕案：梅溪、竹屋，去姜、张一间耳。

○宋人词评

黄鲁直云：“叔原乐府，寓以诗人句法，精壮顿挫，能动摇人心，合者高唐洛神之流，下者不减桃叶团扇。”

黄叔云：“耆卿长于纤艳之词，然多近俚俗。”陈质斋云：“柳词格不高，独音律谐婉，词意妥贴，承平气象，形容曲尽。尤工于羁旅行役。”

陈无己云：“东坡以诗为词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虽极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”周晖云：“岂无去国流离之思，殊觉哀而不伤。”

蔡伯世云：“子瞻词胜乎情，耆卿情胜乎词，情词相称者，惟少游而已。”张彖延云：“少游多婉约，子瞻多豪放。”

张文潜云：“方回乐府，妙绝一时，盛丽如游金张之堂，妖冶如揽嫫施之，幽索如屈、宋，悲壮如苏、辛。”

张焕云：“美成词抚写物态，曲尽其妙。”张叔夏云：“美成词浑厚和雅，善于融化诗句。”

黄叔云：“雅言精于音律，自号词隐。发妙旨于律吕之中，运巧思于斧凿之外。平而工，和而雅。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。”

陈质斋云：“伯可词鄙褻之甚。”沈伯时云：“伯可、耆卿，音律甚协，但未免时有俗语。”

范石湖云：“白石有裁云缝月之妙手，敲金戛玉之奇声。”赵子固曰：“白石，词家之申、韩也。”沈伯时云：“白石清劲知音，亦未免有生硬处。”

张叔夏云：“竹屋、白石、邦卿、梦窗，格调不凡，句法挺异，俱能特立清新之意，删削靡曼之词，自成一家。”

姜尧章云：“邦卿词奇秀清逸，融情景于一家，会句意于两得。”

沈伯时云：“梦窗深得清真之妙，但用事下语，太晦处，人不易知。”张叔夏云：“词欲雅而正，志之所之，为物所役，则失其雅正之音。近代陈西麓，所作平正，亦有佳者。”

以上所录，皆评宋人词。非欲较其短长也，持是以读诸家之词，可以知所去取矣。以所得证古人之是非，而已之是非亦见，勿泛作词评看。后录评语，皆此例。

○刘熙载论各家词

刘氏〔熙载〕词概论各家词，多中肯綮，汇录之于左：

太白菩萨蛮、忆秦娥，张志和渔歌子，两家一忧一乐，归趣难名。或灵均思美人、哀郢，叟濠上庄近之耳。温飞卿词精妙绝人，然类不出乎绮怨。韦端已、冯正中诸家词，流连光景，惆怅自怜，盖亦易飘摇于风雨者。若第论其吐属之美，又何加焉。

冯延巳词，晏同叔得其俊，欧阳永叔得其深。

宋子京词，是宋初体，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。

耆卿词细密而妥溜，明白而家常，善于序事，有过前人。惟绮罗香泽之态，所在多有，故觉风期未上耳。秦少游得尊前、花间遗韵，却能自出清新。东坡词雄姿逸气，高轶古人，具神仙出世之姿。

叔原贵异，方回澹逸，耆卿细贴，少游清远。四家词趣各别，惟尚婉则同耳。

周美成律最精审，史邦卿句最警炼。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，周旨荡而史意贪也。

稼轩词龙腾虎掷，任古书中理语瘦语，一经运用，便得风流天姿，是何异

。

白石才子之词，稼轩豪杰之词。

白石词幽韵冷香，令人挹之无尽。拟诸形容，在乐则琴，在花则梅也。陆放翁词安雅清澹。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。高竹屋争驱白石，然嫌多绮语

。

蒋竹山词，未极流动自然，洗炼缜密，语多创获。其志视梅溪较贞，其思视梦窗较清。

玉田词，清远蕴藉，凄怆缠绵，大段瓣香白石。

○词坏于秦黄周柳之淫靡

陶篁村自序云：“倚声之作，莫盛于宋，亦莫衰于宋。尝惜秦、黄、周、柳之才，徒以绮语柔情，竞夸艳冶。从而效之者如厉焉。遂使郑卫之音，滥于六七百年，而雅奏几乎绝矣。”〔论案：词之坏，坏于秦、黄、周、柳之淫靡，非有巨识，孰敢议宋人耶。〕

○论容若词

顾梁汾云：“容若词一种凄婉处，令人不忍卒读。人言愁我始欲愁。”陈其年云：“饮水词，哀感顽艳，得南唐二主之遗。”

○论螺舟词

丁药园云：“螺舟词能于无景着景，此意近人所未解。”

○论秋锦词

曹升六云：“秋锦论词，必尽扫蹊径，尝谓梦窗之密，玉田之疏，兼之乃工。”

○论樊榭词

徐紫珊云：“樊榭词生香异色，无半点烟火气，如入空山，如闻流泉。

”陈玉几云：“樊榭词清真雅正，超然神解。如金石之有声，而玉之声清越。

如草木之有花，而兰之花芬芳。”

○论琢春词

陈玉几云：“琢春词，艳艳如月，亭亭若云。萧然遇之，清风入林，程物赋形，而无遗声焉。至于审音之妙，钥合尺围，靡间丝发，昔人所称神解者非耶。”

○南北二宋如文中之八家

陈曼生〔鸿寿〕衡梦词序云：“夫流品别则文体衰，摘句图而诗学蔽。花庵淫缦，争价一字之奇。草堂噍杀，矜惜片言之巧。繆道乖典，鲜能圆通。是以耆卿蹇翻于津门，邦彦厉响于照碧。至北宋而一变。石帚、玉田，理定而ㄟ藻。梅溪、竹山，情密而引词。词至南宋又一变矣。”〔诒〕案：论书者谓初写黄庭，恰到好处。词自太白创始，至南唐而极盛，温润绮丽，后鲜其伦。南北二宋，其文中之八家乎。

○清词选本

听秋声馆词话云：“余所见专辑本朝人词者，宜兴蒋京少瑶华集，华亭姚ㄨ汀词雅，吴江沈时棟吴门蒋重光词选，均不免雅俗糅杂。惟青浦王兰泉司寇国朝词综，选择最为美备。然其书成于嘉庆初元，迄今已六十余年，即乾嘉以前亦多遗漏。余念兵燹以后，文字摧残，虽无适于用，亦一时风雅所系。★就耳目所及，凡司寇未入选，而其人堪论定者，汇录为国朝词综补六十卷。终以僻处海隅，搜罗未广为憾。闻吴县戈宝士明经，有绝妙好词。嘉善黄霁青太守有续词综之辑，所采定多佳什。”周季贶司马云：“戈词未刊，黄词存藏黄韵珊大令处。”〔诒〕案：黄选已刊于湖北，易大令名矣。陶皀香有词综补遗二十卷。

○宋词各造其极

蔡小石〔宗茂〕拜石词序云：“词胜于宋，自姜、张以格胜，苏、辛以气胜，秦、柳以情胜，而其派乃分。然幽深眇，语巧则纤，跌宕纵横，语粗则浅，异曲同工，要在各造其极。”〔诒〕案：此以苏、辛、秦、柳与姜、张并论，究之格胜者，气与情不能逮。

○词非至南宋而敝

华亭宋尚木〔徵〕璧曰：“吾于宋词得七人焉：曰永叔，其词秀逸。曰子瞻，其词放诞。曰少游，其词清华。曰子野，其词娟洁。曰方回，其词新鲜。曰小山，其词聪俊。曰易安，其词妍婉。他若黄鲁直之苍老，而或伤于颓。王介甫之★削，而或伤于拗。晁无咎之规检，而或伤于朴。辛稼轩之豪爽，而或伤于霸。陆务观之萧散，而或伤于疏。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。苟举当家之词，如柳屯田哀感顽艳，而少寄托。周清真蜿蜒流美，而乏陡健。康伯可排叙整

齐，而乏深邃。其外，则谢无逸之能写景，僧仲殊之能言情，程正伯之能壮采，张安国之能用意，万俟雅言之能协律，刘改之之能使气，曾纯甫之能舒怀，吴梦窗之能叠字，姜白石之能琢句，蒋竹山之能作态，史邦卿之能刷色，黄色庵之能选格，亦其选也。词至南宋而繁，亦至南宋而敝。作者纷如，难以概述。夫各因其资之所近，苟去前人之病，而务用其长，必赖后人之力也夫。

”[诂]案：举宋人词不下数十家，可谓崇论闳议矣。而不及碧山、竹屋、玉田、草窗，何也。其评语亦不甚允当。观“词至南宋而敝”一语，非笃论矣。

○常州派专尊美成

汪稚松云：“茗柯词选，张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，而薄姜、张。至苏、辛仅为小家，朱、厉又其次者。其词贵能有气，以气承接，通首如歌行然。又要有转无竭，全用缩笔包举时事，诚是难臻之诣。”[诂]案：常州派近为词家正宗，然专尊美成。今取美成词读之，未能造斯境也。

○词有诗文不能造之境

郭频伽云：“词家者流，源出于国风，其本滥于齐梁。自太白以至五季，非儿女之情不道也。宋之乐用于庆赏饮宴，于是周、秦以绮靡为宗，史、柳以华缛相尚，而体一变。苏、辛以高世之才，横绝一时，而愤末广厉之音作。姜、张祖骚人之遗，尽洗艳，而清空婉约之旨深。自是以后，虽有作者，欲别见其道而无由。然写其心之所欲出，而取其性所近，千曲万折，以赴声律，则体虽异，而其所以为词者无不同也。”[诂]案：有韵之文，以词为极。作词者着一毫粗率不得，读词者着一毫浮躁不得。夫至千曲万折以赴，固诗与文所不能造之境，亦诗与文所不能变之体，则仍一骚人之遗而已矣。

○淫词艳语有害于人心风俗

宗小梧司马云：“香奁格非词之正宗，可使大千世界迷人，同登觉路，吾欲比于洙泗正乐之功。”[诂]案：词章之学，汉宋诸儒所不屑道。淫词艳语，有害于人心风俗不少，未始非秦七、黄九阶之厉，此姜、张所以独有千古也。

●卷六

◎六曰法

○南宋多堆积周琢之弊

莲子居词话云：“词忌堆积，堆积近缛，缛则伤意。词忌周琢，周琢近涩，涩则伤气。”[诂]案：南宋以后诸家，率多此弊。此白石、玉田所以独有千古也。

○词宜浑成

俞仲茅云：“遇事命意，意忌庸、忌陋、忌袭。立意命句，句忌庸、忌涩

、忌晦。意卓矣，而束之以音，屈音以就意，而意能自达者鲜。句奇矣，而掇之以调，屈句以就调，而句能自振者鲜。此词之所以难也。”〔诂〕案：命意一时也，命句又一时也。屈音以就意，屈句以就调，则就意之时，即就调之时。枝枝节节而为之，未必浑成矣。

○贺黄公论词

贺黄公曰：“词之最丑者，为酸腐，为怪诞，为粗莽。以险丽为贵矣，又须泯其镂刻痕乃佳。”〔诂〕案：酸腐者，道学语也。怪诞者，荒唐语也。至粗莽，则苏、辛之流弊，犯之甚易。若险丽而无镂刻痕，则仍梦窗一派，而未臻姜、张之绝诣也。

○词贵得缩字诀

张砥中曰：“凡词两结最为紧要，前结如奔马收缰，尚存后面地步，有往而不住之势。后结如泉流归海，回环通首，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。”〔诂〕案：此论两结句固佳，然词尤贵句句缩。得缩字诀可以作词，非仅结句为然。

○顺句必精警

又云：“一调中通首皆拗者，遇顺句必须精警。通首皆顺者，遇拗句必须纯熟。此为句法之要。”〔诂〕案：遇拗句必纯熟，人固知之。遇顺句必精警，人或未知。然即知之，岂拗调之顺句精警，而顺调顺句，遂不必警乎。

○用成语不如用造语

频伽词话云：“有拗调拗句，须浑然脱口，若不可不用此平仄声者方为作手。如未能极工，无难，取成语之合者以副之，斯不觉其聱牙耳。”〔诂〕案：用成语若太腐，不如造语为佳。须知成语，即古人造语也。

○论语中用字

莲子居词话云：“词有叠字，三字者易，两字者难，要安顿生动。词有对句，四字者易，七字者难，要流转圆愜。”〔诂〕案：三字者须不能减一字，两字者须不能增一字，四字者不可似赋，七字者不可似诗。

○小令要节短韵长

张玉田云：“词之难于小令，如诗之难于绝句。盖十数句均要无闲字句。要有闲意趣，末又要有余不尽之意。”〔诂〕案：此所谓节短韵长也。〔词源中此条小令曲，宋人以长调为慢，短调为令，曰小令足徵后人之讹。〕

○仇山村谓词难于诗

仇山村曰：“世谓词为诗之余，然词尤难于诗。词失腔，犹诗落韵，诗不过四五七言而止，词乃有四声五音均拍轻重清浊之别。若言顺律舛，律协言谬，俱非本色。或一字未合，一句皆废，一句未妥，一阙皆不光彩。信戛戛乎难之。”〔诂〕案：此犹兼四声五音而言。

○古人专心致志为词

郭频伽云：“文章之事，各有所出，亦有所极。唐人以诗为乐章，尚有温李之词。五代及宋，别为一体。至南渡诸家，分寸可合度，律吕精严，其矩森然秩然。一时为之渠帅者，皆有好古绝谷之姿，萧远超迈之气，而又于他文不工，独工为此事，故其道大备。”[诂]案：此谓艺必专而后精，不独词为然。而古人之为词，则专心致志，非仅以余力及之也。

○词概论词九则

词概云：“词之章法，不外相靡相荡，如奇正、实空、抑扬、开合、工易、宽紧之类是也。

词中承接转换，大抵不外纤徐半健，交相为用。所贵融会章法，按脉理节拍而出之。

空中荡漾，是词家妙诀，上意本可接入下意，却偏不入，而于其间传神写照，乃愈使下意栩栩欲动。

词之为物，色香味，宜无所不具。以色论，有真色、有借色，借色每为俗情所艳。必先将借色洗尽，而后真色乃见也。

词澹语要有味，壮语要有韵，秀语要有骨。

词深于兴，则觉事异而情同，事浅而情深。故没要紧语，正是极要紧语，乱道语正是极不乱道语。

词中用事，贵无事障。晦也、肤也、多也、板也，此类皆障也。僻事熟用，熟事虚用，学有余而约以用之，善用事者也。乍叙事而间以理言，得活法者也。

词尚清空妥溜，惟须妥溜中有奇创，清空中有沈厚，才见本领。

描头画角，是词之低品。盖词有全体，宜无失其全，词有内蕴，宜无失其蕴。”

○词源论炼字

张玉田词源云：“句法中有字面，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，须是深加锻炼，字字敲打响，歌诵妥溜，方为本色。如贺方回、吴梦窗，皆善于炼字面，多于温庭筠、李长吉诗句中来。字面亦词中之起眼处，不可不留意也。”[诂]案：词中炼字，义山、飞卿稍为近之，昌谷则微嫌滞重矣。

○词源论虚字

又云：“词与诗不同，词之句语有二字、三字、四字，至六字、七、八字者，若堆垛实字，读且不通，况付之雪儿乎。合用虚字呼唤。单字如正、但、甚、任之类，两字如莫是、还又、那堪之类，三字如更能消、最无、又却是之类。此等虚字，却要用之得其所。若能尽用虚字，句语自活，必不质实。

”[诂]案：更能消字未全虚。

○后人论词不出词源范围

又云：“词要清空，如梦窗之唐多令，白石之暗香、疏影、扬州慢、一萼红、琵琶仙、探春、八归、淡黄柳等曲。词又以意趣为主，如东坡水调歌、洞仙歌，王荆公桂枝香，白石暗香、疏影赋梅等曲。词之用事亦最难，要体认着题，融化不涩，用事不为事所使。至于咏物尤难，体认稍真，则拘而不畅，模写差远，则晦而不明。须收纵严密，用事合题，一段意思。全在结局，斯为绝妙。如史邦卿东风第一枝春雪、绮罗香春雨、双双燕咏燕，白石暗香、疏影咏梅，刘改之沁园春美人指甲脚等曲。又簸弄风月，陶写性情，词婉于诗。盖声出莺吭燕舌间，稍近乎情可也。若邻乎郑卫，与缠令何异。若能屏去浮艳，乐而不淫，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。”又离情云：“情至于离，则哀怨必至，苟能调感怆于融会中，斯为得矣。全在情景交集，得言处意。”又云：“词之语句，太宽则容易，太空则苦涩。如起头八字相对，中间八字相对，却用功着一眼，如诗眼亦同。若八字既紧练，上下句便合稍宽，庶不窒塞。约莫宽易，又着一句工致者，便觉精粹，此词中之关键也。”又云：“词不宜强和人韵。”又云：“大词之料，可以敛为小词。小词之料，不可展为大词。必是一句之意，引而为两三句，或引他意入来，捏合成章，必无一唱三叹。”[诂]案：后之论词与作者皆不能出词源所论之范围。秦敦夫[恩复]刻是书跋云：“词源一书，元明收藏家俱未著录，故见者少。虽陈眉公秘笈载半卷，以为乐府指迷，又以陆辅之词旨为指迷之下卷，承讹袭谬，几乎佚逸。万氏红友、朱氏竹，俱未言及，其未见此书可知。”

○棠村词

陆荇思云：“棠村词极艳，而无绮罗香泽之态，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。”

○论词绝句

听秋声馆词话云：“孙文靖[尔准]有论词绝句，厉樊榭亦有论词绝句，临桂朱小岑亦有论词诗。”又云：“综古今诗词而论列之，贵有特识，尤贵持平。于古人寓微词，而于今人多溢美，适形其陋。樊榭诗最为醇正。朱小岑悖谬，至论父之词。文靖古少今多。然皆论定之人，至尤二娱则怀人诗耳。”

○词有三蔽

歙金应词选后序云：“近世为词，厥有三蔽。义非宋玉，而独赋蓬发，谀榭淳于，而惟陈履舄。揣摩床第，污秽中篝，是为淫词，其蔽一也。猛直奋末，分言析字，诮嘲则俳优之末流，叫笑则市侩之盛气。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，蚩蚩怒噬以调疏越，是为鄙词，其蔽二也。规模物类，依托歌舞，哀乐不衷

其性，虑欢无与乎情。连章累篇，义不出乎花鸟，感物指事，理不外乎酬应。虽既雅而不艳，斯有句而无章。其蔽三也。”[诒]案：此皆词人之通病，即诗人何尝不蹈此弊，作词者当废然返矣。

○各家词序

吴人露蝉词序云：“词者既限之长短，复拘以声律。片言未协，则病其哑钟，只字未谐，则讥同湿鼓。故必选胜以定质，荡滓以证音。而后宛转入情，案衍式度。盖闺娥之产，非绘为纂绎，不能见其娥妒嬴也，般输之巧，非渐乎矩凿，不能美乎轮奂也。”又银藤词序云：“倚声之道，雅正为难。质实者连蹇而滞音，浮华者苛缚而丧志。其或猛起奋末，徒规于虎贲，阴淫案衍，渐流为鬻弄。翩其返矣，又何称乎。”又竹沪渔唱序云：“词之道情欲其幽，而韵欲其雅。摹其履舄，则病在淫哇。杂以箏琶，则流为伧楚。”又严叙云：“以绮丽之伤骨，而力洗纤，以奋励之滞音，而务惩偏宕。采湘丸以植骨，援飏藹以流竭。腾其余绚，足焕采于云蓝，习其恒姿，亦奋秀于山绿。”又陈叙云：“词以韵流，当效玉田之雅。词以情胜，须兼竹屋之疾。”以上各序，虽就各家之长而被以腴词，其所论，实倚声家矩也。

○词综续编序

钱塘诸迟菊[可宝]词综续编序云：“词选之难，厥弊有五。夫其翠谿红笑，好搜艳歌，粉怨珠啼，但罗研唱。涨志丁娘之索，塞耳秀师之呵。雅音不存，哇响竞奏。古怨写意，闲情署题。此则强须眉之客，涂饰粉黛，袭闺房之语，评鹭履舄。此一弊也。或者矫宗辛、刘，蔑视秦、柳。累牍块磊，乏纵横之才，连篇■器，无雄知之气。谓宝瑟不韵，矜其箏琶，谓琼琚可捐，崇其冠剑。斯犹瓮牖奇士，引怒<圭臬>为鼓吹，幽并少年，结屠狗而宾客。此一弊也。乃至抗心迈古，肆力式靡。吹花嚼蕊，相炫虚华。范水模山，自诧澹远。鲜姜、史之清俊，守郊、岛之寒俭。韵要眇而不幽，思缠绵而不尽。是谓宋子名句，仅此苹末见赏，南威淑姿，必以蓬葆称微。此又一弊也。握玉尘者，惑清谈之习，唱铜者，忘正始之原。鬲指之声，訾石帚多事，煞尾之字，以梦窗太严。取快喉舌，毁弃钟吕。又何啻冠笏倚胡床之座，弦袍揜羯鼓之挝。是曰逾闲，难语同律。则亦一弊也。又吹求过刻，鹜博或夸。光耀沉落，非无天外一鹤之表，声气标榜，不皆春初万花之观。谢客山居，未登削简，南郭朝位，乃备吹竽。况之潮汐鲜流，则麝杂蚌蛎，培娄孤峙，而希树松柏。此贤者之过，亦一弊也。”[诒]案：此节当与金应词序，后先参看。

○词要立意新

杨守斋作词五要：“第五，要立意新。”[后人填词止此耳，务求尖新，不近自然便俗。杨升庵、王州诸君正自不免。诒]案：立意亦在作词五要之

列，然后知辨宫商者腐词谰语，亦不足言词也。

○碧山咏物有君国之忧

皋文词选云：“碧山咏物诸篇，皆有君国之忧。渐新痕悬柳，咏新月一篇，喜君有恢复之志，而惜无贤臣也。残雪庭除，梅花一篇，伤君臣宴安不思国耻，天下将亡也。玉局歌残，榴花一篇，言乱世尚有人才，惜世不用也。

”[诒]案：此解亦古人所未有。而词家之有少陵，亦倚声家所亟欲推尊矣。

○词要放得开收得回

词要放得开，最忌步步相逢。又要收得回，最忌行行愈远。必如天上人间，去来无迹，方妙。

○就词字之意论词

包慎伯大令[世臣]月底修箫谱序云：“意内而言外，词之为教也。然意内不可强致，言外非学不成。是词说者，言外而已，言成则有声，声成则有色，色成而味出焉。三者具，则足以尽言外之才矣。若夫成人之速者，莫如声，故词名倚声。声之得者，又有三，曰清、曰脆、曰涩。不脆则声不成，脆矣而不清，则膩。清矣而不涩，则浮。屯田、梦窗不以清伤气，淮海、玉田以不涩伤格，清真、白石则能兼之矣。六家于言外之旨得矣，以云意内，惟白石、玉田耳。淮海时时近之，清真、屯田、梦窗皆去之弥远，而俱不害为可传者，则以其声之杳眇铿锵，惻惻动人，无色而艳，无味而甘故也。”[怡]案：就词字之意以论词，本说文以解经，而意内言外两层，说得确切不移，实发前人所未发。至声字独取清脆涩三声，而证以各名家之词，学者循之，亦不入歧途矣。

○词绎论衬字不可少

词绎云：“中调长调转换处不欲全脱，不欲明粘，如画家开合之法，须一气而成，则神味自足，以有意求之不得。”又曰：“长调最难工，芜累与痴重同，衬字不可少，又忌浅熟。”又曰：“词中对句，正是难处，莫认作衬句。至五言对句，七言对句，使观者不作对句尤妙。”[诒]案：词绎系刘氏公<甬戈>[体仁]著，亦国初人，而中有衬字不可少之语，万氏何以不知词有衬字也。

○沈谦论语

沈东江[谦]云：“小调要言短意长，忌尖弱。中调要骨肉停匀，忌平板。长调要操纵自如，忌粗率。能于豪爽中着一二精致语，绵婉中着一二激励语，尤见错综。”又云：“白描不可近俗，修饰不可太文，生香活色，在即离之间，不特难知，亦难言。”又云：“僻词作者少，宜浑脱乃近自然。常调作者多，宜生新斯能振动。”又曰：“词要不亢不卑，不触不悖，蓦然而来，悠然

而逝。立意贵新，设色贵雅，构局贵变，言情贵含蓄，如驕馬弄銜而欲行，粲女窺帘而未出，得之矣。”〔詒〕案：以上四則，填詞之道，思過半矣。

●卷七

◎七曰境

○詩詞曲意境各不同

王阮亭云：“或問詩詞分界，余曰：‘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’，定非香奩詩。‘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’，定非草堂詞。

”〔詒〕案：會真記之“碧云天，黃花地”，非即范文正之“碧云天，紅葉地”乎。詩詞曲三者之意境各不同，豈在字句之末。

○張祖望引句不當

張祖望曰：“詞雖小道，第一要辨雅俗。結構天成，而中有艷語、隽語、豪語、苦語、痴語、沒要緊語，如巧匠運斤，毫無痕迹，方為妙手。古詞中，如‘秦娥夢斷秦樓月’，‘小樓吹徹玉笙寒’，‘香老春無價’，‘償盡迷樓花債’，艷語也。‘對桐陰滿庭清晝’，‘任老却蘆花，秋風不管，有夢來去’，‘不怕江闌住’，隽語也。‘試問琵琶，煙沙外、怎生風色’，‘河星澌澌晴云熱’，‘月輪桂老’，‘搗破珠胎’，‘柳鎖鶯魂’，奇語也。‘卷起千堆雪’，‘任天河水瀉流乾銀汁’，‘易水瀟瀟西風冷，滿庭衣冠似雪’，豪語也。‘淚花落枕紅棉冷’，‘黃昏卻下瀟瀟雨’，‘楊柳梢頭能有春多少’，‘斷送一生憔悴’，‘能銷幾個黃昏’，若語也。‘牡丹開後，望到如今’，‘惟有樓前流水’，‘應念我終日凝眸’，‘倘後夜暗風淒雨，再休來小窗悲訴’，痴語也。‘這次第、怎生一個愁字了得’，‘怕無人料理黃花’，‘等閑過了，一寸相思千萬結，沒個安排處’，沒要緊語也。略拈一二。至如‘密約佳期’，‘把燈撲滅’，‘巫山雲雨’，‘好夢歡’等，字面惡俗，不惟不佳，亦君子所不屑道。”〔詒〕案：種種語于所引句，有未切當處。

○詞概論詞四則

詞概云：“詞有點染，耆卿雨淋鈴云：‘多情自古傷離別，更那堪冷落清秋節。今宵酒醒何處，楊柳岸曉風殘月。’上二句點出離別冷落，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染之，點染之間，不得有他語相隔，隔則警句亦成死灰矣。”〔詒〕案：點與染分開說，而引詞以証之，閱者無不點首。得畫家三昧，亦得詞家三昧。

詞以煉章法為隱，煉字句為秀，秀而不隱，猶百明珠，而無一線穿也。

詞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，非不言也，寄言也。如寄深于淺，寄厚于輕，寄勁于婉，寄直于曲，寄實于虛，寄正于余，皆是。

司空表聖云：“梅止于酸，鹽止于鹹，而美在酸鹹之外。”嚴滄浪云

：“妙处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，如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。”此皆论诗也，词亦以得此境为超诣。

○毛大可鹤门词序

毛大可鹤门词序云：“大抵词必有意、有调、有声、有色，人人知之。若别有气味，在声色之外，则人罕知者。骤得鹤门词，适久客初归，心思迷烦之际，不辨其何意、何调、何声、何色。而徘徊缠绵，心烦意扰，一若醉里思乡，烛连顾影，使人葛不可解。在昔庄皇帝入宫，宫人焚色目所贡鹄脑。时方简文书，忽若醉梦间，迷顿生，憧憧然，既而渐甚。亟命撤其焚而摈其贡，当其时未尝有所闻、有所见也，鹤门词犹是矣。”[诒]案：此固词之妙境也，而亦文之妙境，不言佳而词可想矣。鹤门词未克见，其佳果如是乎。

○黄鲁直评东坡词

黄鲁直评东坡缺月挂疏桐词云：“语意高妙，似非吃烟火食人语。非胸中有万卷书，笔下无点尘俗气，孰能至此。”[诒]案：此非抬高词人身份，实古人狮子搏兔，亦用全力。非同后人浮光掠影也。

○董苍水评玉叔慢词

董苍水云：“玉叔慢词多商羽之音，如秋★拂林，哀泉动壑。小令则如新箏乍调，雏莺初啭，尖佻新艳。”

○黄★堂评对琴词

黄★堂云：“对琴词，如入武夷啖荔枝，鲜美独绝。又如饌设江瑶柱，与群肴错迥别。”

○黄韵甫评忆云词

黄韵甫云：“忆云词，古艳哀怨，如不胜情，猿啼断肠，鹃泪成血，不知其所以然也。”

○潘功甫评闰生词潘功甫云：“闰生词，如踏雪孤岭，落花空潭，口香莓苔，食冷烟火。”

○钱筱南评白坡词

钱筱南云：“白坡词，婉约清空，缠绵深致，无纷然杂出之语，有往复不已之思。”

○黄韵甫评惺斋词

黄韵甫云：“惺斋词，如晓霞媚树，春水浮花，极幽艳荡漾之致。”

○曹育玉壶买春词序

吴县曹稼山[育]玉壶买春词序，颇得词之三昧，文亦峭洁，因截录之。“呜呼，天下伤心之致多矣，于时为秋，在月为夜，为月榭之笛，为严城之鼓，为空庭之脱叶，为断垣之寒蛩。睽邈空以神蕊，触古怨以泪滋，哽咽喉裊金

，难摭简素。故欲曲折达意，庶几倚声能之。侧帽、长芦二集，咸极其旨。后之君子，引商刻羽，度合分寸，非不秩然，以严矩。然而真灵不与，哀乐不存，徒累〈壹〉费之词，未极远姚之韵。读买春而快然矣，旁糅群雅，不因一家。海以大之有苏，渊以沈之有张，涛以雄之有稼轩，平以远之有竹屋，纹蜃气以绮之有梦窗，缠绵菀结以赴之有石帚。冷汰众制，煦以鲜华，芬芳百家，自成馨逸。迫焉无漠，浑而不流，如彼秦尊是生澹，如彼幽是生希，如彼空梁曲径是生幽，如彼铄溪琼岳是生涩。故言其连怀，则杂组之成锦，逋峭则寒镜之瘦夜，委婉则细石之凌乱，隳蓄则哀泉之鸣湍，神韵则美人之迟来，慨吊则良朋之孤往。牢骚离别之际，徘徊生死之间，直举胸臆，非有依傍，纳兰、秀水以来，斯为造极矣。”

○杨芸士州倡和序

杨芸士〔文荪〕州倡和序云：“体物则课虚叩寂，画冰镂尘，幽思宜搜，微旨独引。红情绿意，莲波写愁。疏影暗香，梅格入画。丽不染俗，巧不近纤。离貌追神，工如之何矣。赋景则衔彼山川，命兹毫素。荒原吊古，踟躅斜阳。野渡寻秋，苍茫远水。晓风残月，霁色冷光。雅擅白描，能传清景。妍心妙手，隳如之何矣。”〔诒〕案：词之言情，乃诗之赋体也。词一作赋体，则直陈其事，有是词乎。比兴二体，不外体物赋景二事。是序论二事，亦可谓无妙不臻，极词人之能事矣。

○赵秋㒰花帘词序

赵秋㒰〔庆熹〕花帘词序云：“无岁而无落花也，无处而无芳草也，无日而无夕阳明月也。然而古今之能言落花芳草者几人，古今之能言夕阳明月者几人，则甚矣写物之难，写愁之难也。花帘主人工愁者也，词则善写愁者。不处愁境，不能言愁。必处愁境，何暇言愁。栩栩然，荒荒然，幽然，悄然，无端而愁，即无端其词。落花也，芳草也，夕阳明月也，皆不必愁者也。不必愁而愁，斯视天下无非可愁之物，斯主人之所以能愁，主人之词所以能工。”〔诒〕案：此专言愁，固作词者之妙境，而即读词者之佳话也。

○吴人红豆词序

“驻枫烟而听雁，舣葭水而寻渔。短径遥通，高楼近接。琴横春荐，杂花乱飞。酒在秋山，缺月相候。此其境与词宜。金迷纸醉之娱，管语丝哇之奏，浦遗余佩，钗挂臣冠。满地靡芜，夕阳如画。隔堤杨柳，红窗有人。此其情与词宜。此人红豆词叙。”〔诒〕案：诗与文，不外情境二字，而词家之情境，尤有所宜，此序长言之未足也。

○姚梅伯绿笺词序

姚梅伯〔变〕绿笺词云：“一曰绮而不靡，一曰典而不滞，措词幽隳，亦

词家之妙境，因录之。当其夕绮披纷，春小系梦，笛尾声涕下，烟心醉慵。延绿水以荡怀，引眉丝以结语。背花凭镜，纤{髟肖}波。兜燕坐衣，素襟横雪。离合者影，婵媛其姿，玉曼难镌，柱嫫可赋。为之犀梳栊玉，<管题纨。罗帐灯昏，三更画楼之语，横塘月落，一笏遥天之峰。盖绮而不靡者，情之止乎义也。风骚斯擅，体绘亦工。扬造化为波澜，植理为根柢。搓云接线，游丝袅来。才袞麝成尘，鞠香浮去。涂鸦学剑，而真宰愁权。引蚁穿珠，而鬼工妒巧。都尉之鸳鸯比翼，魏收之蛱蝶五铢。张郎花影之弄，柳婿微云之抹。罔不洁逾水淪，烂拟觚雕。阳和蓄于寸心，优昙喷薄，萌田于尺楮，芍药蝉嫣。盖典而不滞者，韵之余于文也。”

○姚梅伯鸥波词序

又欧波词序五节，可拟词品之五，观其揜袖整瑟，拈钗播簧。赚莺飞来，挂帘额之镜子。恐花睡去，拭屏角之烟痕。其柔腻也。或复养麝半温，试酒微醉。远岫微霁，比浅翠于初苔。美人秋病，量窄腰以弱燕。其疏秀也。若夫室白无滓，天青不去。素月到潭，濯波姑射之魄。红玉在掌，温如太真之肤。其明润也。至于顾影自怜，凝情移世。脱枫亭之荔壳，樱桃可奴。结苕溪之欧盟，菡萏为佩。其俊逸也。抑且淑兮若思，迥乎无尽。关中行马之路，萧芜未黄。湘上夕阳之楼，阑干有絮。其绵远也。”

○姚梅伯次柳词序

又次柳词云：“有登临之作，有游宴之作，有投赠感怀之作，亦可补词品之未及。”登临云：“浮舸江湖，策马崖壑。落日横野，忧从中来。芳萼照襟，春若可掇。脱剑于吴公子墓，试钓于韩王孙亭。朝游九峰，萝涧寻鹤。夕下京岷，霜灯听钟。贯宅姑胥，寄★茂苑。破楚之门，上有荒云。醒桐之园，鞠为茂草。★★寡悦，吊古涕零。”游宴云：“绮怀偶引，结客巷游。珠楼高甍，乳燕双啖。水々照屏，落花来媚。青虫若么，酒气逼灯。银甲一，箏语潜送。凝情相许，绮扇索题。染春波以靡芜，寄顽艳于子夜。或莲室逃暑，菊社开楔。新茭剥素，肥蟹擘紫。清言不倦，玉尘与忙。密醉思归，犍车犹系。”投赠感怀云：“五陵气豪，侠盛交广。缟所纳，满乎东南。孟郊性介，与韩忘形。亦有嵇阮，金兰为契。倾盖片语，怜美人之目成。一日不见，解琼瑰以密赠。至于安阳折柳，送客尽情之桥。少陵听鸟，寄梦渭北之树。帝子已去，寸肠九回。高台偶凭，蔓烟千里。逝湘无鲤鱼之信，明河断鹊之染。青山阻欢，红豆写。”

○姚梅伯花词序

“好谋而曼，习率而俳，竞谰哆而粗坳，皆词之蠹也。若规式两白，粉泽二窗，自断心根，私附宾貌，抑惑焉。风弄林叶，态无一同。月当流波，影有

万变。形声至眇，委乎自然。静气相抱，可得其理。”此姚梅伯花词叙，语亦简当。

○姜汝长论毛大可词

姜汝长论毛大可词云：“其旨精深，其体温丽。户网粘虫，枕声停钏。吹苦唇朱之落，梦欢愁臂红之消。腰庸结带，时作萦回。镜喜看花，暗相转侧。此其靡曼之玮词，夫岂纤庸之逸调。”[诂]案：此论可入词之绵邈品，毛词不足以当之。

○杜成之评元时可董国华词

杜成之评元时可词云：“如絮浮水，如荷涇露，萦旋流转，似沾非著。”又董国华二白词序云：“琅然清圆，一唱三叹。如冷风过林，自协流徵。凉月晖席，都成秋痕。摅芬芳悱恻之怀，极哀艳骚屑之致。雪涤凡响，棣通太音。万尘息吹，一真孤露。度以横竹，当飞奇声。和之弦桐，居然流水。”[诂]案：二评，皆当入词之清逸品。

○蔡小石拜石词序

蔡小石拜石词序云：‘夫意以曲而善托，调以杳而弥深。始读之则万萼春深，百色妖露。积雪地，余霞绮天。此一境也。再读之，则烟涛E洞，霜飙飞摇。骏马下坂，泳鳞出水。又一境也。卒读之，而皎皎明月，仙仙白云。鸿雁高翔，坠叶如雨。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，然而远也。’[诂]案：始境情胜也，又境气胜也，终境格胜也。

○词绎论词与古诗同义

词绎云：“词有与古诗同义者，‘潇潇雨歇’，易水之歌也。‘自是天涯’，麦{廿渐}之诗也。‘又是羊车过也’，团扇之辞也。‘夜夜岳阳楼中’，日出当心之志也。‘已失了春风一半’，鲛居之讽也。‘琼楼玉宇’，天问之遗也。词又有与古诗同妙者，‘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水’，即灞岸之兴也。‘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’，即敕勒之歌也。‘危楼云雨上，其下水扶天’，即明月积雪之句也。‘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’，即平生少年之篇也。”[诂]案：专写闺帏者，亦知此境界否。

○填词不可不知界限

柴虎臣云：“旨取温柔，词归蕴藉。昵而闺帷，勿浸而巷曲，勿堕而村鄙。”又曰：“语境则咸阳古道，汴水长流。语事则赤壁周郎，江州司马。语景则岸草平沙，晓风残月。语情则红雨飞愁，黄花比瘦。”[诂]案：填词者各有界限，不可不知。

○如冠九以禅喻词

如冠九[山]都转心庵词序云：“‘明月几时有’，词而仙者也。‘吹笙

一池春水’，词而禅者也。仙不易学，而禅可学。学矣，而非栖神幽遐，涵趣寥旷，通拈花之妙司，穷非树之奇想，则动而为沾滞之音矣。其何以澄观一心，而腾蹕万象。是故词之为境也，空潭印月，上下一澈，屏智识也。清磬出尘，妙香远闻，参净因也。鸟鸣珠箔，群花自落，超圆觉也。”[诒]案：以禅喻词，又为词家辟一途。羚羊挂角，香象渡河，知不仅为诗喻矣。

○谭仲修明镜词序

谭仲修大令[廷献]明镜词叙云：“江君某赋士不遇，憔悴婉笃而无由自见于世，于是玲珑其声，有所不敢放，屈曲其旨，有所不敢章。为长短言数卷，退然不欲附于著作之林，而无靡曼奋末之病，杳杳乎山水之趣，花草之色。夫声至于不敢放，至于不敢章，是亦离骚小雅之意，而出之劳人思妇之口乎。吾顾世之为词者，同臻斯境也。”

●卷八

◎八曰品

○郭频伽词品十二则

△幽秀

千崖，一壑深美。路转峰回，忽见流水。幽鸟不鸣，白云时起。此去人间，不知几里。时逢疏花，媚若处子。嫣然一笑，目成而已。

△高超

行云在空，明月在中。潇潇秋雨，冷冷好风。即之愈远，寻之无踪。孤鹤独唳，其声清雄。众首俯视，莫穷其通。回顾蕲泽，翩哉飞鸿。

△雄放

海潮东来，气吞江湖。快马斫阵，登高一呼。如波轩然，蛟龙牙须。如怒鸬起，下盘浮图。千里万里，山奔电驱。元气不死，乃与之俱。

芙蓉初花，秋水一半。欲往从之，细石凌乱。美人有言，玉齿将粲。徐拂宝瑟，一唱三叹。非无寸心，缱绻自献。若往若还，岂曰能见。

△清脆

美人满堂，金石丝簧。忽击玉磬，远闻清扬。韵不在短，亦不在长。哀家一梨，口为芳香。芭蕉洒雨，芙蓉拒霜。如气之秋，如冰之光。

△神韵

杂花欲放，细柳初丝。上有好鸟，微风拂之。明月未上，美人来迟。却扇一顾，群妍皆媿。其秀在骨，非铅非脂。渺渺若愁，依依相思。

△感慨

人生一世，能无感焉。哀来乐往，云浮鸟仙。铜驼巷陌，金人岁年。铅华迸泪，鸡裂弦。如有万石，入以肺肝。夫子何叹，唯唯不然。

△奇丽

蛟人织绡，海水不波。珊瑚触网，蛟龙腾梭。明月欲堕，群星皆。凄然掩泣，散为明珠。织女下示，云霞交铺。如将卷舒，贡之太虚。〔此则下半换韵。〕

△含蓄

好风东来，幽鸟始。阳春在中，万象皆动。一花未开，众绿入梦。口多微词，如怨如讽。如闻玉笛，快作数弄。望之邈然，鹤背云重。

△逋峭

清霜警秋，微月白夜。其上孤峰，流水在下。幽鸟欲穷，乃见图画。惬心动目，喜极而怕。跌宕容与，以观其罅。翩然将飞，尚复可跨。

△艳

杂组成锦，万花为春。五酝酒醪，九华帐新。异彩初结，名香始薰。庄严七宝，其中有人。饮芳食菲，摘星扶云。偶然咳唾，名珠如尘。

△名隽

名士挥尘，羽人礼坛。微闻一语，气如幽兰。荷雨初歇，松风夏寒。之子何处，秋山。万籁俱寂，惟闻幽湍。千漱万咽，奉君一丸。

○杨伯夔续词品十二则

△轻逸

悠悠长林，晓晖。天风徐来，一叶独飞。望之弥远，识之自微。疑蝶入梦，如花堕衣。幽弦再终，白云逾希。千里飘忽，鹤翅不肥。

△独造万山兀兀，回风荡寒。决眦千仞，饮云闻湍。龙之不驯，虹之无端。畸士羽衣，露言雷喧。洞庭隐鳞，苍梧逸猿。元气分变，创此奇观。

△凄紧

送君长往，怀君思深。白日欲堕，池台气阴。百年寸晖，徘徊短吟。松篁幽语，独客泛琴。聆彼七弦，潇湘雨音。落花醉枝，凄入燕心。

△微婉

之子晓行，细客香送。时闻春声，百鸟含。林花初开，蜂须欲动。美人何许，短琴潜弄。明明无言，冷冷如讽。卷帘缘阴，微雨思梦。

△闲雅

疏雨未歇，轻寒独知。茶烟化青，煮藤一枝。秋老茅屋，檐挂虫丝。叶丹苔碧，酒眠悟诗。饮真抱和，仙人与期。其曰偶然，薄言可思。

△高寒

俯视苔石，行歌长松。千叶万吹，凛然嘘东。返风乘虚，餐烟太蒙。矫矫独往，落落希踪。夜开元关，荡闻天钟。光满眉宇，与半相逢。

△澄澹

空波凌天，鸣簪叩舷。鹭鸶立雨，浪花一肩。采采白苹，江南晓烟。觅镜照春，逢潭写莲。渔舟往还，相忘千年。佳语无心，得之自然。

△疏俊

卓卓野鹤，超超出群。田家败篱，幽兰愈芬。意必求远，酒不在醇。玉山上行，疏花角巾。短笛快弄，长啸入云。轩轩霞举，须眉胜人。

△疏瘦

怅焉独迈，予予隐忧。司出系表，天地可求。亭亭危峰，倒影碧流。空山已寒，老梅古愁。味之无腴，揖之寡俦。遥指木末，一僧一楼。

△精炼

如莫邪剑，如百炼钢。金石在中，匪曰永藏。刳术心掏胃，韬神敛光。水为沉流，星无散芒。离离九疑，郁然深苍。万弃一取，巨虚锦囊。

△灵活

天孙弄梭，腕无暂停。麻姑掷米，走珠跳星。荷露入握，菊香到瓶。如泉过山，如屋建瓴。虚籁集响，流影幻形。四无人语，佛阁一铃。

○江顺诒续词品二十则

昔随园补诗品三十二首，谓前人标妙境，未写苦心，特为续之。〔诒〕于词品，亦同此论，因仿其意得二十首。

△崇意

诗尚讽谕，词贵含蓄。绮丽单辞，支离全局。七宝楼台，炫人耳目。叩厥本原，毫无归宿。其貌如花，其味如木。一览无余，奚庸三复。

△用笔

无波不回，无露不垂。得缩字诀，是谓之词。弩张剑拔，雨骤风驰。雄而且健，窃恐非宜。用我五色，组彼千丝。但求羚羊，莫画燕支。

△布局

名园之树，国手之棋。起复相应，疏密得宜。峰腰云断，水面风移。千崖万壑，尺幅见之。求方必矩，元弓圆必规。刻舟无剑，趁韵非诗。

△剑气

游丝初起，微风萦绊。轻烟裊空，浮云潋潋。吹之兰芳，凝之露泫。云龙盘旋，倏隐倏见。若决江河，如制雷电。一往无前，神岂能炼。

△考谱

宫商莫辨，喉齿不分。竞竞上去，是韵非音。天籁人籁，长吟短吟。自在流出，杳不可寻。勿以箏琶，而废瑟琴。乐府之遗，窥古人心。

△尚识

风雅之调，离骚之篇。美人香草，十九寓言。涂抹脂粉，缀拾钗钿。深情往复，密意缠绵。误为绮语，已落言筌。刻划微物，均无取焉。

△押韵

千钧之重，一发系之。万人之众，一将驭之。句有长短，韵无参差。一字未稳，全篇皆疵。曲之有板，师之有旗。位置自然，虽巧何为。

△言情

是桓子野，是王伯兴。不知所起，人孰能无。如饮笃耨，如醉醍醐。楼头柳远，海上琴初。绵绵有恨，渺渺维余。蚕丝难割，春水何如。

△戒褻

郎居城北，妾在墙东。眉语通翠，心曲传红。是为淫哇，见屏宗工。装来翡翠，薰透芙蓉。秦七黄九，情之所钟。泥犁未堕，亦可怜虫。

△辨微

是清非矫，是新非巧。是淡非枯，是空非佻。辨之几希，得之窃渺。一息纷，一丝袅袅。体判才华，句矜丰调。吹影镂尘，是为恰好。

△取径

小舟沿溪，岸夹桃花。石梁飞渡，饭饱胡麻。别有天地，是耶非耶。峰之九曲，路之三叉。可以独往，可以移家。津如许问，请泛仙槎。

△振采

珊瑚镜槛，翡翠钗梁。中有仙人，霞佩云裳。剥肤存液，刮垢磨光。千狐之腋，百和之香。明珠的，宝玉辉煌。余霞成黛，寒星射芒。

△结响

观庐山瀑，听广陵涛。可以骇俗，未足含毫。春之娇鸟，秋之寒蛩。碎玉清脆，蒹叶习骚。曲终笛裂，风过琼敲。孤猿三峡，一鹤九皋。

△善改

机忌其滞，笔贵乎灵。已安一字，仍数茎。金樽满满，檀板轻轻。漫抛红豆，浅画银屏。九转丹成，百炼金精。鹦鹉作赋，未免。

△著我

玉田公子，白石神仙。已有千古，岂无后贤。空谷之兰，渌水之莲。各占其候，各擅其妍。冰魂濯月，瘦影含烟。寒香冷翠，脚高眠。

△聚材

群芳之英，酿而为密。邮亭之椽，截而为笛。白璧十双，黄金万镒。储之贵多，弃之不惜。一军皆惊，万花无色。落实已秋，制锦成匹。

△去瑕

维铁可点，维玷可磨。伐毛洗髓，玉律金科。淄渑必辨，铢两无讹。体著

其洁，不法嫌苛。千金不易，珍重吟哦。著一屠沽，奈贤人何。

△行空

芙蓉之城，忽尔凌虚。白云横腰，远峰欲无。吹笙跨鹤，蹑履飞鳧。不著迹象，岂有步趋。仙人五夜，金阙传呼。骑白凤皇，态何纤徐。

△妙悟

对镜忘言，拈花微笑。色本是空，影无遗照。画理自深，仙心独抱。参之以禅，常观其妙。忽然而通，必由深造。一转秋波，十分春到。

宗小梧司马云：“续词品二十则，化工之笔，读之如游夏，不能赞一辞。他日拟请善书者，以灵飞经小楷书之，泐之贞珉，拓出以诒同好。”亦词坛佳话也。

○附录

填词小技，固不必以言举人，亦不必以人废言。然此中亦自有品在，因录数则，附于词品之后。

○论稼轩仙才亦霸才

词苑丛谈，梨庄云：“辛稼轩当弱宋末造，负管乐之才，不能尽展其用，一腔忠愤，无处发泄。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，是何等人物。故其悲歌慷慨，抑郁无聊之气，一寄之于词。今乃欲与搔头传粉者比，是岂知稼轩者。”羨门云：“稼轩词胸有万卷，笔无点尘，激昂排宕，不可一世。”[诒]案：稼轩仙才，亦霸才也。

○论湘真集

古今词话：“大樽文宗两汉，诗轶三唐，苍劲之色，与节义相符。乃湘真一集，风流婉丽如此。传称河南亮节，作字不胜罗绮。广平铁石，赋心偏爱梅花。”倚声集云：“词至云门、湘真诸集，言内意外，已无遗议。柴虎臣所云华亭断肠，宋玉销魂，所微短者长篇耳。”王阮亭云：“大樽诸词，神韵天然，风味不尽，如瑶台仙子独立。而湘真一刻，晚年所作，寄意更绵凄恻。”[诒]案：文有因人而存者，人有因文而存者，湘真一集，固因其词而重其人，又实因其人而益重其词也。

○论严蕊词

天台营伎严蕊，有才名，唐与正为守，尝命赋红白桃花蕊，作忆仙姿一阙，与正赏之双缣。后朱晦庵以节使行部至台，欲摭与正之罪，指其尝与蕊滥。蕊虽备受楚，而一语不及唐。狱吏好言诱之，蕊曰：“身为贱伎，与太守滥，亦不至死罪。然是非真伪，岂可妄言，以污士大夫也。”系狱两月，声价愈腾，至彻阜陵之听。未几，朱改除而岳霖为宪，怜其无辜，令作词。蕊占卜算子云：“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风主。去也终须

去。住也如何住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”即日判令从良。〔诒〕案：此事宋人说部鲜载之者。蕊以一伎，宁备受楚，而不肯污蔑士大夫，其节亦可见矣。彼污蔑而欲掩其罪者，诚何心哉。

○蒋心余先生之性情气节蒋心余先生云：“大凡人之性情气节，文字中再掩不住。词曲虽游戏之文，其中慷慨激昂，即是一个血性丈夫。写情至死不变，正是借以自况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〔诒〕案：临川一生品谊，心余先生于四梦中见之。先生之高洁，不又于香雪九种见之乎。临川梦甘出，尤多见道之言，令今古才人读之，一齐下泪。